

55
0

俄羅真

蘇聯·西蒙諾夫著

梓鳴譯



冀魯豫書店出版



3 0406 2482 1

875-53
153-3

第一

▲ 第一場 ▲

佈景：一間民房，一個俄式的大壁爐，屋角上懸着幾個神像，壁旁掛着沙弗諾夫的一幅照像——頭戴俄式便帽，手上戴着司機用的長口皮手套。

人物：沙弗諾瓦坐在桌前攤佈着撲克牌，哈利託諾瓦穿着大衣坐在她的對面。

時間：夜晚。

沙母：〔放下紙牌〕你脫脫大衣好不好？

哈妻：不，不，我等一會兒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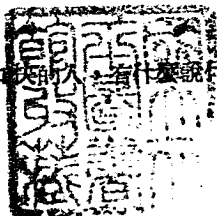
沙母：看這卦，瑪麗，你要住官家的房子，但卻不會出遠門——你生在這裏也就會糊里糊塗地死在這裏，你的兒子也會自信的。等他打完了仗回到家裡來的時候，他會感謝你們兩個的。他會說：爹娘呵，謝謝你們把我們的祖宗三代都沾污了，洗都洗不乾淨。是的，他會這樣向你們說的。

哈妻：只要他還活着，我最後得到他的一封信是從吉拉斯波爾〔註一〕寄來的，請你再給我的柯列算個卦。

沙母：〔重新攤佈紙牌〕你還記得嗎？瑪麗，我們怎樣在一起占卜，我們的未婚夫的事情呀？那是那一年的事？天哪！讓我想想看！那是……那是一千九百零八年的事。那時我們天天在胡猜亂想的，他們將是什麼樣的人物？呀！一定會是很好的人呵！但實際上竟恰恰相反，我的丈夫還沒有同我在一起好好的過幾天就死去了，你的呢？對不起，簡直是條毒蛇。

哈妻：瑪爾夫……

沙母：我說：毒蛇——請你不要見怪，我是心直口快。



麼。

哈妻：他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又能有什麼辦法呢！他既然來了，就住在我們家裏。後來就派他做市長，他自己是不願意的呵！

沙母：我相信他自己是不會願意的，但他主要念頭並不在此。他主要念頭是想活命。只要活命便做一個什麼人都可以的，一個人只要怕死屈服了，一次二次三次，以後自然全喪着良心的。你不必對我解釋了，——我也知道你的爲人的。

〔敲門聲〕

沙母：〔走近門〕誰呀？

門外：快開門〔沙母取下門鈎，德軍曹，德兵及柯茲洛夫斯基相繼入，柯頭戴非正式軍帽，臂佩警察袖章〕。

柯：有個女子到這裡來過嗎？〔看見哈妻的背影，走過去抓住肩膀，把她扭轉過來〕。

對不起，你怎樣到這裡來的？

哈妻：她是我從小的朋友，你好？

柯：你好？——〔看牌〕啊！在占卦嗎？3, 7, A, D, E ……你來了很久嗎？

哈妻：很久了。

柯：〔轉身向軍官〕到隔壁去吧，這裡沒有〔同下〕。

沙母：〔關好門，慄慄地用手指着門外〕這是誰？

哈妻：柯茲洛夫斯基。我們初認識他的時候，是個很好的人，還在我們家裡過茶，還提起他的許多親屬來。他說他還有一個十五年沒有見過面的舅父，他說他在海峽的那邊住，現在變得簡直使人滿身筋跳肉攣的。

沙母：你等着吧，不要忙，你的丈夫也快要滿身筋跳肉攣，當一個人，卑鄙到無可救藥的時候，他馬上就會反攣起來的。你呵！爲什麼不把三十年前帶來的幾件破衣服，包個包袱算了，臨走的時候，再給德國鬼子們的碗裏洒上藥末，作爲臨別紀念。唔！你那裡

會這樣做呢？你年青的時候，是多麼美的個大姑娘呀，又漂亮，又活潑，請你告訴我這一切都到那裡去了？……哭什麼？你說你哭什麼？好了，好了，給你倒一杯茶喝喝吧！我這還剩半塊茶磚，從我們撤退以後一直保存到這裡。

哈妻：不必了，我就走，已經不早了。只是請你不要想得我這樣裏。……

沙母：好，願意走就走吧！在家裡厭倦了的時侯，你就來散散心。——起初我也許會咕魯咕魯，但等一會我的心就會軟下來的。不過，對你的丈夫，我的心再也不會軟的。呸，讓他滾到這兒去吧！〔送哈妻出，關好門，傾聽後，轉身向壁爐，高聲〕喂！

〔瓦麗穿着短衣和男人馬靴，輕瀟的跳下壁爐〕

沙母：可把客人們都送走了，你睡着了嗎？

瓦麗：嗯哼。

沙母：心跳得厲害吧！

瓦麗：嗯哼。

沙母：總是有些可怕，是不是？

瓦麗：嗯哼。

沙母：嘿，你這個女偵探，想喝茶嗎？

瓦麗：嗯哼。

沙母：你這是怎麼的了，總是對我「嗯哼」「嗯哼」的，像一個回回似的，你就不會說一句：『謝謝，伯母，給你行禮了，請你給我倒一杯茶喝。』

瓦麗：謝謝，伯母，請你給我倒杯茶喝。

沙母：這就對了。〔窗外槍聲〕

又開槍了〔稍等〕小姑娘，請你告訴我，你們那裡前幾天來過一個人，揹起了我的兒子，還替他向我請個安，他好像是你們那裏的一位軍醫，這個人現在在那裡，他好嗎？

瓦麗：他被派到別處去偵察去了，因為他不能來，所以才派我來的。

沙母：他真是一條好漢。〔槍聲再起〕

聽：又開火了。你還問爲什麼他還不來，到時候自然會來的，〔瓦麗走向水桶，飲水〕咳！你怎麼不停地喝水呵？一進來就喝了一水壺的水，現在還喝。

瓦麗：我們那裡沒有水，水塔被炸壞了，每人每天只給一杯水，恨不得到海灣去喝鹽水。

沙母：那末，啞茶吧，〔倒茶〕小姑娘，你是游過海岸來的嗎？

瓦麗：是游泳過來的，〔稍停〕他什麼時候來呵？

沙母：到時候就來了。現在街上完全是他們的斥候隊在巡行，等他們巡邏完了，在喝他們的咖啡的時候，他就會到這裡來的，他是一個很信實而耐心的人。

瓦麗：他姓什麼？叫什麼？

沙母：從前他叫什麼，我記不得了，現在他叫瓦西利。我們這裏的人，現在都有別號，有的叫瓦西利，有的叫伊萬……

瓦麗：我從前在這裏給市蘇維埃主席當過汽車夫，我這裡的熟人也不少呢。

沙母：當過汽車夫？那末你也許認識他。據說，在這裡，德國人未佔領前，他是一個很有名望的人呢。

瓦麗：他去誰？

沙母：瓦西利呵。〔窗外近處槍聲一響〕

我的兒子怎樣？還活着嗎？還在你們那裡做指揮官嗎？

瓦麗：是的，他托我給你深深的請一個安〔轉身看到牆上的照片〕這是誰，是他嗎？

沙母：是他，但你不要看像片上的樣子，他的外貌並不是一個漂亮的人物，但却是個硬漢子，活像一個騾。

瓦麗：我們那裡大家都喜歡沙弗諾夫同志的。

沙母：他從小就受人喜歡。一生下來就像一顆明珠，到處鬧事。

瓦麗：從小的時候就這樣嗎？

沙母：咳，別提了，引人家不停地來找我告狀。我就說：你們自己去抓他吧，抓到了，揪揪他的耳朵，抓不到乾脆算他的好運氣。（意思）你開心這當做什麼，小姐？

瓦麗：沒有什麼，好玩。

沙母：啊，啊，……不然我倒以為，你……

瓦麗：以為什麼？

沙母：也許你倆已經有意思了。

瓦麗：沒有。他只是喜歡開玩笑；我的司機的——他說——就等於我的未婚妻，自從他宣佈了我是他的未婚妻以後，就總是『未婚妻』的『未婚妻』的不離口了。

沙母：未婚妻？怎的，現在還有這個稱號嗎？

瓦麗：你難道說反對嗎？

沙母：我不是反對，只是這年頭不是做未婚妻的時候，今天是未婚妻，明天也許是寡婦了，正式的妻子就總也做不成了。

瓦麗：他稱我『未婚妻』是說着好玩吧了。

沙母：說着好玩……（稍停）現在這日子沒有好玩的事，方才來過的德國人，你沒有瞧他們一眼嗎？

瓦麗：沒有，我僅僅聽到他們說話的聲音，我連動都不敢動一下。

沙母：和他們一起來的，說俄國話的那個是柯茲洛夫斯基，他不是本國人，是一個喪盡了良心的壞蛋，是德國人從尼古拉巴夫瓦（註二）把他帶來的。我認為這是一個好現象——這證明我們俄國不是到處都有喪良心的人，所以帶來帶去，總是那批人（傾聽後，看看壁爐）好了，現在他們都在喝咖啡了，如果現在還有人闖進來，那就是上帝懲罰我們了。（立在像處不動）瓦西利！（無人回答）瓦西利！喂！瓦西利！（瓦麗不由得望了望門）唔，女偵探你看什麼，我的壁爐是純粹的俄國老壁爐，一連人也可以贏得贏的。

（從壁爐上，伴着懶慢，爬下一個滿面鬚鬚的男子）

瓦西利：滿滿的，後得洛夫那：我聽得真清楚。

沙母：連德國人都沒有把你驚醒嗎？

瓦西利：不，對德國人我有特殊的敏感，等你和這位小姐談起天來的時候我就又睡着了。我想，讓他們多談一會兒吧，〔燈光使他夾起眼，坐下〕愛，你這壁爐上真黑呢。

瓦麗：〔審視瓦西利後，兩手分開做驚異狀〕謝爾吉。伊萬諾維契〔註三〕。

瓦西利：我不是謝爾吉。伊萬諾維契，汽車夫同志，我是瓦西利，懂得嗎？

瓦麗：懂得，莫洛卓夫同志。

瓦西利：我也不是莫洛卓夫，而是瓦西利，懂得嗎？

瓦麗：懂得，市黨維埃主席同志。

瓦西利：我也不是市黨維埃主席，我仍舊是瓦西利，這也懂得嗎？

瓦麗：懂得，瓦西利同志。

瓦西利：〔戲謔〕好，既然你都懂得了，那麼汽車在那裡？又是拋了鐵，是不是？又是什麼鋼板斷了，是不是？還是什麼別的東西壞了？

瓦麗：你總是在開玩笑，莫洛……你總是在開玩笑。

瓦西利：是的，我們現在都在開玩笑，汽車夫同志，都在開玩笑，開玩笑。

瓦麗：我方才等待的看來就是你了？

瓦西利：好像就是我了：你把那小紙條帶來了嗎？

〔瓦麗從懷裏掏出一張小紙條來〕

好但……如身敵人把你……？

瓦麗：那我馬上會把它吞到肚子裡去。

瓦西利：如果這樣很好〔讀紙條〕看情形在這裡勢必還得多住幾天。現在他們給我的任務不像拋一枚手榴彈到德軍司令部去那樣簡單。這次是需要思考的，喂！你們那裡有什麼新消息麼？

從：麗瓦村邊——是我們的；雜們列切那雅區也在我們手裡，然後順着里亞斯卡雅街直到海岸都在我們手裡，但周圍都是德國人了。

瓦西利：這很危險，他們又向前推進了三十里〔註四〕，你們正是不期而至的繞到敵人背後去了，不要緊，這是打仗呵，有什麼辦法，你們那裡好在還有海灣，對岸的半邊城是蘇維埃政權，我們這裡就不同了——到處是德國人的勢力，老實說，他們在那裡怕我，比我怕他們還厲害，他們任命那位哈利託諾夫先生為市長，但實際上的市長却仍舊是我〔門外有人在輕輕的打門，莫洛卓夫掏出手槍來，沙母做勢使他們藏起來，瓦麗爬上壁爐，莫讓入門幃後，沙母走近門。〕

沙母：誰呀？〔門外又起劇痛聲，沙母向內側門，一個人在門外穿着便裝的人，滿身血跡斑斑，倒進屋內的地板上。沙母把他輕輕地拖進後房來，關好門跑在他的身邊問道〕你是誰？

某：〔無力的〕你是什麼人？

沙母：我們是自己人。

某：水呵！

沙母：小姑娘〔然後取水遞與某，瓦麗自壁爐上下。〕

某：這裡還有什麼人？我有話說……我就要死了！

瓦麗：快說呀！我們是自家人！自家人！

某：我是突出出來的……他們看見了我……就……就把證件都搜去了……我是二級政治指導員……我姓……水呵……

某：〔以水飲之〕你姓什麼？

某：我姓……咳……水……〔莫再以水飲之，某身子一抖死去，瓦麗把他的頭放下，翻視死者上衣，衣袖已被撕開，口袋翻起。〕

瓦麗：哎呀！他們把衣服都撕碎了，文件一定被搜去了。

瓦西利：〔起立，兩手垂直致哀〕沒辦法，無名的同志，永別了！〔沉思後〕伯母，請穿上大衣，帶把掃帚到門外，把街上血跡掃乾淨。

靜，早上可能有人來巡查的，〔突然以袖拭眼〕這些事好像已經司空見慣了，但究竟還是忍不住淚的。〔向瓦麗〕你怎麼不哭呢？

瓦麗：我不會哭了，我什麼都看見過了，莫洛卓夫同志連夢想不到的事，現在都親眼看見，我不會哭了，淚都流乾了！〔幕下〕

▲ 第二場 ▲

佈景，沙弗諾夫的司令部——某鐵路局的一所房屋，屋內煙氣熏人，左右中有門數個，黎明的時候。

人物：沙弗諾夫與依林立在電話機旁談話，潘甯讀他的稿子，舒蘭坐在桌前打字，依林在修面。

沙子：已經是第十一天了……克列哈列夫前天陣亡……是前天嗎？依林，你在我這裡做政治委員有幾天了？

依：兩天了，不是……三天。

沙子：已經三天了，我們這樣通夜不睡，連日子都弄不清了。你這活真沒有水便算了，何必用伏特卡酒修面呢！怎樣？比水好嗎？

依：還好，只是有點兒刺臉皮。

沙子：你通知了那個瓦辛了嗎？

依：通知了。

沙子：據說他是一個很好的老頭子？

依：是的，我也聽說他是好人一個。

沙子：如果他真是一個好人，我想任命他做我的參謀長，依林，我們的人剩得太少了………

依：是的，瓦麗去了兩天了，還沒有回來，或許是被德國人抓去了！

沙子：我不願意聽這些話，〔稍停〕不，你……你告訴我，為什麼堂堂男子漢都這樣不要臉？女孩子們都自告奮勇的去偵察敵情，而你們

竟一聲也不響。

依林：女人們來得方便些，如果需要的話，我寧可買些阿！但是不會有多少用處的。（悶悶聲）

沙子：我看這像從薩爾那個方向來的槍聲。

依林：是的，係左邊的渡口。

沙子：瓦麗是從那邊渡河的？

依林：從左渡口。

沙子：那裡原來不是很安靜嗎？

依林：那時候是很安靜的，現在不同了。

沙子：喂！值日兵，給我接雜列契那亞區，是的，我們這裡人太少了，只剩下一個文學家了，但還在寫文章，我只擔心他的文章永久不會被世人所知道的了。依林，我想把他任命為我們的特務科科長。（註五）

依林：怎末，難道說彼特羅夫完全……？

沙子：完全什麼，死都死了，還完全呢？舒蘭本來担保把他醫好，結果沒有醫好——撒了個謊。

舒蘭：我在他身邊一連坐了十二個鐘頭，不停地扶着他的頭，我的手現在還痛呢？打字都困難，——你看不見嗎？他們還在發抖呢？你還要責難我……。

沙子：好了，別發牢騷了，將來我們會褒獎，現在我們只知道你沒有把他醫好。——騙了我們，等一等再打吧，依林有話對你說（舒蘭走向依林，沙子轉向潛甯）文學家，我們這裡現在實在處境太壞了，我們的人數剩得太少了，我們也許都得死在這裡，就是死在這個城裡，而不是舒舒服服的死在自己家裡，你能想像得到嗎？也許是明天就死，而不是五年以後，還像當那樣得到嗎？

依林：能想像得到。

沙子：那好極了，集齊了火嗎？要走在哪邊？

潘：不知道，大概是在西伯利亞。

沙子：是的，她在西伯利亞，而你在這裡，「在中午炎熱之下，在連普斯坦的峡谷裡……一顆子彈嵌在胸前……她在深夜裡夢見……」
「其實她真真不會夢見我們這裡的塵埃麻瘋毒。現在雷鋒正傳了。我這裡再不需要什麼文學家了，所以從現在起，你得丟棄你的副職業〔稍停〕是黨員嗎？」

潘：候補黨員。

沙子：這沒多大關係，彼特羅夫在今天夜裡死了，我派你繼我的供總科科長。

潘：是……但是……

沙子：「是」——是對的，「但是」却多餘了。除你之外，我再沒有誰人了，你是個有知識的人，做一件疏的事，比較容易勝任的。〔瓦辛從門外入，他是一個高大駝背滿臉鬍鬚的老人，穿着普通大衣，腰繫皮帶，肩上輕便而靈巧的掛着一枝步槍〕

瓦：奉命來見：

沙子：好，好，請坐。

瓦：託福，託福。

沙子：〔向潘〕不要再文質彬彬的了，你要忘記你是個文學家。

潘：我不是文學家，我是新聞記者。

沙：新聞記者也好，都要把他忘掉。

潘：我已忘掉了。〔沙子介紹瓦與潘相識〕

沙：你在技術學校教軍事學嗎？

瓦：是的，教過，你大概也知道，我們已經編成了一隊學生軍了。

沙：是的，知道，你們學生軍陣亡了多少人？

瓦：六人。

沙：噁……請坐下，你抽菸嗎？〔取煙與瓦，喚伊林〕伊林過來，我給你們介紹介紹〔伊林走過來〕。

瓦：〔與依林握手〕我們早就認識了，〔擦火柴吸煙，再給沙子點煙，潘寧也噴着吸煙，瓦辛突然窒息火柴，潘愕然，瓦辛再燃起第二根火柴〕。

瓦：對不起，老習慣，一枝火柴不能燃三枝煙。

沙子：這是迷信。

瓦：不一定，這是從布爾〔註六〕戰爭傳下來的。布爾人是些好射手，有一次一團英國兵點起火柴吸煙，一個布爾人就舉起槍來，第二個英國兵開始吸煙的時候，他便瞄準了，第三個英國兵開始吸煙的時候，他便開了槍，你看，這是有來源、有根據的。

沙子：你真有趣，我聽說你參加過日俄戰爭，是的嗎？

瓦辛：是的。

沙子：也參加過德俄戰爭嗎？〔註七〕

瓦辛：是的。

沙子：那歷內戰呢？

瓦辛：因傷被編到預備團裡。

沙子：我聽說在德俄戰爭裡，你還得過勳章？

瓦辛：是的，我得過三個「喬治」勳章，

沙子：有三次之多，你能證明嗎？

瓦辛：現在我無法證明，因為我不帶在身邊，但却保存着，將來能夠證明的。

沙子：你還保存着嗎？

瓦辛：是的，還保存着。

沙子：「喬治章」——是勇敢章嗎？

瓦辛：是的。

沙子：〔稍停後〕你叫亞力克謝。瓦西利也維契嗎？

瓦辛：是的。

沙子：那歷亞力克謝。瓦西利也維契，我信任你做我的參謀長你覺得

怎樣？

瓦辛：〔躊躇〕我是聽命是從的。

沙子：那麼，我就下命令，你的健康怎樣，能勝任嗎？

瓦辛：我想還可以。

沙子：你對本城的情況熟悉嗎？

瓦辛：我是本地人，生於一八七九年。

沙子：那麼你年紀已經很大了。

瓦辛：一點不錯。

沙子：但是又逼得上戰場了。

〔瓦麗上，週身溼濕，大衣敞開，頭巾已落腦後〕

瓦麗：〔向沙子〕上尉同志！

沙子：你真不是個好孩子，〔趨前很魯莽的吻她的頰〕你使人等得都發瘋了。

瓦麗：我都做到了，上尉同志。

沙子：好呵！但你以為我們只願意知道這一點嗎？至於你的安全問題——是活着還是已經死了——也許我們也很重視呵！明白嗎？方才敵人用機關槍掃射的是你嗎？

瓦麗：嗯哼。

沙子：噢，你簡直凍透了，舒蘭〔喊〕舒蘭！

瓦麗：報告，上尉同志，還有……

沙子：什麼也不要報告，去把衣服換了烤火去。

瓦麗：在我沒有報告之前，那裡也不去。

沙子：跟你說，先把衣服換了烤烤火，然後有……〔突然中止在瓦麗的凝視之下〕。

瓦麗：〔注視着沙子〕明白了嗎？

沙子：明白，明白，那麼你就快點說吧。〔作聽狀，急燥地立在桌旁，以手指敲桌〕你去過了嗎？

瓦麗：去過了。

沙子：送到了嗎？

瓦麗：送到了。

沙子：覆文在那裡？

瓦麗：在這裡〔將文件遞交沙子〕。

沙子：去烤火去。

瓦麗：不，還沒有完。

沙子：那麼，你就快說呀！

瓦麗：莫洛卓夫同志讓我帶個信來說，明天夜裡他們渡海灣的時候不要開槍。

沙子：還有什麼沒有？快去烤火！

瓦麗：不，還有。

沙子：你的牙齒在發抖，傻孩子，我讓你去烤火。

瓦麗：他讓我帶個信來說，黑夜兩點鐘整。

沙子：完了嗎？

瓦麗：完了。

沙子：舒蘭，去呀，領她去換衣服烤火，我不能親自下手呀！給他件乾衣服穿。實在沒有的話，就把我的半裘皮大衣給她，再給她條毯子，清楚嗎？

舒蘭：清楚，上尉同志。〔携瓦麗走入隔壁房間〕

沙子：這可恨的姑娘！

潘寧：爲什麼可恨？

沙子：倔強得很。

潘寧：那還不好嗎？

沙子：我也沒說不好，我是半恨半愛的。

潘寧：半愛？

沙子：〔聽到潘的怪音調〕是呀，我的意思是馬蹄，怎麼如果我把一個

人送到虎口裡去，那我連爲他擔心都沒有權利嗎？何況他兩天都

不回來……

潘寧：那個他？

沙子：她，女字旁的她——瓦麗，你這個文學家也找我的麻煩了呵？

潘寧：又是文學家！

沙子：〔微笑〕對不起，特務科科長同志。

瓦辛：報告上尉，我什麼時候就職？

沙子：現在就可以了，你坐下呵！

瓦辛：要下個命令吧？

沙子：好，〔瓦麗穿着上尉的馬褲、馬靴、毛皮大衣裹在身上，兩手緊壓在胸前，自隔壁房間入。〕

瓦麗：喂！舒蘭，上尉的皮大衣穿着真暖呵，絨毛緊貼着肉皮——真好

〔向沙子〕謝謝上尉同志，你好，潘寧同志。

電話兵：政委同志，軍部的電話〔依林接電話〕。

沙子：依林，告訴他們，準備渡河〔向舒蘭〕，打第四號軍令，茲任瓦辛……〔轉向瓦辛〕你在帝俄軍隊裡是什麼銜兒？

瓦辛：是上尉。

沙子：入紅軍服務後時，是什麼階級？

瓦辛：一九一九年因傷入預備役，那時是營長。

沙子：現在已經沒有營長的官銜了，那就是少校〔向舒蘭〕繼續打下去，……任命瓦辛少校爲本城防守軍參謀長……〔稍停〕我沒有軍裝大衣給你，這裡只剩下政治委員的一套大衣，你拿去穿吧。

瓦辛：報告上尉，這是不合法的。

沙子：我知道這是不合法的，但我急末能讓我的參謀長，穿這一件破大衣呢？我委你做參謀長也是不合法的——就沒有權這樣做，但只要我們能支持到我軍到來時候，他們會原諒我們的，你還有什麼意見嗎？

瓦辛：再沒有了！

沙子：好，你就坐在這個位置上吧。

伊林：指揮官同志，敵人逼近築堤了。

沙子：〔走向電話〕是了，接個電話，看左翼情形怎樣，給我接海灣。

瓦麗：〔向舒蘭〕我可凍壞了，水裡都浮着冰塊，勉強渡過來的。

舒蘭：他在這裡也扭着心呢！

瓦麗：他是誰？

舒蘭：上尉呀！

瓦麗：這是因為什麼？

舒蘭：不知道，也許你自己知道。

瓦麗：我也不知道，〔稍停〕你這完全是造謠。

舒蘭：上帝為證。

〔沙子放下聽筒，大家以靜待的眼光望着他〕。

沙子：亞力山大·瓦西利也維赤，我恐怕得到海灣上一次。今天一早起
來就很冷吧？我還沒有出去過呢？

瓦辛：是的，很冷。

沙子：舒蘭，我記得你那裡還有一瓶好東西呢？〔看到瓦辛衣上的鈕扣
〕喂，這是一九一五年的軍裝嗎？這樣的扣子？

瓦辛：是的。

沙子：好扣子。

瓦麗：上尉同志，能不能找一個武裝帶給我？

沙子：可以，舒蘭，把克拉哈咯夫的那一付拿來，你喝沃特卡嗎？〔瓦
辛一聲不響地一飲而盡〕我 你是不喜歡說廢話的。

瓦辛：是的，不喜歡。

沙子：我却有這個毛病，但這沒多大關係，慢慢會好的。必要時你常提
醒提醒我好嗎？

瓦辛：好。

值日兵：左翼發現敵步兵和戰車五輛。

沙：值日兵，右翼怎樣？〔走向電話機然後至戰車桌旁〕：他，他，他
你的事來了。

瓦麗：舒蘭，我總覺得不久我又要出發了。

舒蘭：上尉真是還能再派你出去嗎？我也請求過，但他不答應，爲什麼，我真莫名其妙。

瓦麗：很簡單，因爲我是本地人，你不是本地人。

舒蘭：又要派你，自己又扭着心事〔稍停〕，有時我看看他，他的眼睛才老實呢！甚至於可怕，在戰前他一定是一個壞蛋，女人們的禍害。

瓦麗：他並不漂亮。

舒蘭：不漂亮有什麼關係？他是個壞蛋我却看出來了，不過現在好了，
怎末，你不喜歡他嗎？

瓦麗：不喜歡。

舒蘭：什麼時候能開始喜歡他呢？

瓦麗：永久不會。

舒蘭：不，要你告訴我，什麼時候，戰後嗎？

瓦麗：沒關係，你說吧，我是有耐心的。

舒蘭：但我沒有，快說呀！

〔沉靜，依林同穿着破便裝大衣的柯茲洛夫斯基上〕

依：上尉同志，剛從那邊渡過海灣過來的，〔向柯〕請坐，凍壞了吧，
要沃特卡嗎？

：不反對。

依：舒蘭，給這位同志倒杯沃特卡。

〔舒蘭傾倒入洋磁罐，柯一飲而盡〕。

柯：剛從水裡爬出來就牽着我游街，那有不凍壞了的道理。

依：你以爲怎樣呢？你剛剛渡過海洋，就不分彼此地披肝裂膽，是嗎？

柯：我並不以為——但是一個德國人總向我開槍了吧，這還不够明顯嗎？尊意如何？

彼：該怎樣便怎樣。就是因為明顯，所以才給你沃特卡喝呢。

沙子：〔走向柯〕你好！〔握手〕從那來？

柯：從尼古拉城逃出來的。

沙子：嗯，這是怎麼的？已經渡過了海灣，然後又轉回頭來到我們這裡來？

柯：因為在城裡聽，這村子裡還是我們自己人。我想雖然是在敵人包圍之中，總究還是一家人的呵！於是我就轉個念頭：與其盲目的再往前走——走到走不到還是問題，倒不如渡過海灣到這裡來安當些。

沙子：你有證件嗎？

柯：有。

沙子：嚙，連證件都有。

柯：小姐們，你們有剪刀嗎？

荷蘭：作什麼？

柯：得把袖口的線剪開。

沙子：〔走向瓦麗〕怎樣？烤壞了嗎？

瓦：真奇怪，我沒有見過他，但却聽到過他的聲音，我是在什麼地方聽到他的聲音的？

沙子：聽到過他的聲音？哼！都是胡思亂想，他也不是沙里亞愛〔註八〕誰都聽不到他的聲音。

柯：黨證雖然沒有皮，但主要部份還存在，是不是？

沙子：〔審視濕透了的黨證〕是：你是什麼階級？

柯：二級政治指導員，依萬。費得洛維契，瓦西連河。

沙子：那我們是同名了，怎麼，受累了吧！

柯：够受。

沙子：現在暖了吧？

柯：暖了。

沙子：你還是換件衣服，吹吹乾，我的軍衣外套在那裡，等會我們測驗

你一下，派你一個適當的職務，我這裡是人盡其用的，所以連論你幾天假休息休息都不能，明白嗎？

柯：明白。

瓦：〔柯望立欲行〕〔突然〕你的部隊番號？

柯：〔迅速〕第一三七榴彈團。

沙子：團長是誰？

柯：契斯諾可夫。

沙子：政委？

柯：吉明。

沙子：好了，去吧，〔柯出〕依林，潘寧還在這裡吧？

瓦：還在這裡。〔走至沙子身旁〕

沙子：你告訴他，讓他和〔詳細談談，這個瓦西連柯好像是個人，但還是還需要談談，這是手續。〔依林奉命出〕

瓦：我確實聽到過他的聲音；伊萬尼部吉。

沙子：還是你那一套，喂！你坐得倒很舒服？該去睡了，明白嗎？

瓦：明白。〔依林與潘寧走過〕

沙子：請你勞駕，去睡吧。不然總是「我好像是在什麼地方聽到過他的聲音呵」！當然咯，看見一個漂亮的軍官，還不想認識認識嗎？於是就「我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似的，又好像是在什麼地方聽到過你的聲音……」好了，我這是開玩笑。你還是去睡吧！

〔依林上，瓦麗與舒蘭下〕

我心裡着急的是格羅拔到那裏去了，依林，這使我太着急了，他到底是個軍醫，而不是個偵察員。

瓦：軍醫又何必，醫生們是萬能的，他看人都看到骨頭。

沙子：那末認爲他已經到達我們正規部隊了？

電話員：「指揮官同志！扎列契那亞的電話，敵步兵進襲。」

〔潘寧與柯茲洛夫斯基上〕

沙子：〔走向電話〕「瓦辛同志，穿上大衣〔取耳機〕報告你們指揮官，我就去。」

柯：〔注視瓦辛〕「伯父，少校同志，請問？」

瓦辛：「什麼事？」

柯：〔注視〕「我剛剛突圍出來，有香烟嗎？少校同志。」

〔瓦辛向衣帶中取出煙罐，仔細地倒煙草包烟〕

瓦辛：〔沉着地〕「我可沒有見過你，請問，你的階級？」

柯：「瓦西連柯，二級政治指導員。」

瓦辛：「但是我，我沒有見過你，〔稍停〕你有火柴嗎？」

柯：「謝謝，有〔瓦辛藏好煙罐，緩緩地走出，沉默〕」

沙子：〔聽電話〕「怎末，衝上來了？扎列契那亞呢？情況一樣？好，就去，〔放下聽筒〕大家勢必全體立動了？依林，你坐汽車趕緊到扎列契那亞去，瓦辛同志你跟我來，潘寧，你率領其餘的人到第三連去，快！〔指柯茲洛夫斯基與潘寧同語〕瓦西連柯，你和我同去，去拿枝步槍，好，我們走吧！〔幕下〕」

◀ 第三場 ▶

佈景：與第二場同

台上燈光漸明

舒蘭上，兩眼哭得發腫，沙子及瓦辛上

瓦辛：「今天算無事了。」

沙子：「咳！只是可憐依林，你〔向瓦辛〕也真够受。何必挺直着腰硬往上衝呢？」

瓦辛：「在上次德我戰爭時，我身上就穿了六個洞，這次連一個都沒有呢。這樣算來，我還可以受六次傷，仍舊死不了，〔稍停〕但……如果……那就成仁好了，起碼給別人開闢條前進的路。」

沙子：我不願意聽你這些話，不是別人，而是你和我們還要繼續往前邁呢。斯大林是怎樣了呢？他說我們還要往前邁呢！是的，只有往前邁沒話講！〔沉思〕斯大林……我亞力山大。瓦西利也維赤，有時候不信這個，不信那個的，但卻永遠相信着他。當我那次聽他無線電廣播的時候，我的傷還沒有好，句子在耳朵裡混成一片，但我却幻覺得很清晰地聽到他說：沙弗諾夫，一步也不許退！就是死也不許退！勉力支持不許退，受十次傷也不許退，是的，這也是他親自對我說的。

瓦辛：你真是個幻想家！

沙子：是啊，一點也不錯，連你也是一個幻想家，我們俄國人都些幻想家，正因為這個，我們打起仗來才比別人勇敢得……你是應該了解我的，因為你是參加過上次大戰的，走，我們去商量商量，決定今夜潛渡誰去。〔沙子與瓦辛下，潘寧上〕

潘寧：怎麼你眼睛都哭腫了。

舒蘭：沒什麼……〔哭泣着〕依林真可憐呀！我太難受了……

潘寧：舒蘭！

〔舒蘭不停在啜泣，一聲不響地到隔壁房去。〕

瓦羅：〔上〕這些事呵！方才我給弟兄們運子彈，敵人們向我開槍掃射，汽車給打滿了洞，真心痛，不過，我還好。

潘寧：怎麼，汽車不能用了嗎？

瓦羅：不，還能用，我對它說，你到修理廠去吧，它回答我說，汽車夫同志，請將我留在這裡，於是我說：好，就由你吧，於是它留下來了，嘿，我的那部小車子，真勇敢呢！

潘寧：你是同依林一起去的嗎？

瓦羅：嗯哼。主要的是我對他說：讓我再送你一段，我們會很快地竄過去的，但他說：不，你不能再往前去了，我要徒步行，我跟他吵了一會，他不聽從，我只有停下來——軍人是要服從命令的，如果他聽了我的話，坐車子去，一切都不成問題了，我真可憐也。

潘寧同志，救不活可怎麼辦呢！

潘寧：有什麼辦法，瓦麗，在戰爭裡這些都是免不了的事，無巧不成書囉

！

瓦麗：我們沒有什麼，只是舒蘭……你大概也注意了……

潘寧：是的，注意了。

瓦麗：〔小聲但肯定的〕你知道嗎？他們倆個已經安排好了一件事，戰爭結束後怎樣誰也不知道，但他們已經決定在三十一號晚上夜深人靜的時候結婚，今天是三十號，他竟受了傷，潘寧同志，你試想想看，這多慘呵，所以她才不停的哭呢。

潘寧：〔注視着瓦麗〕這都是你假造的，瓦麗，是不是？

瓦麗：假造什麼？

潘寧：方才所說的呵「結婚」……三十一號夜裡……這樣美麗些，動聽些，又可以增加人們的同情心，所以你就瞎編了一套，是不是？

瓦麗：美麗些，難道還說不好嗎？

潘寧：不好呀！

瓦麗：要不然這是怪可惜的，他確實是個好人。如果有個不測……那真可憐了，真要使人流淚，他的太太現在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如果他死了，他太太在半年以後才能知道……我難過得真想哭。

潘寧：〔沉思〕是的，他太太半年以後才能知道——你說得真對，真誠人。

瓦麗：真的嗎？你不是在開玩笑嗎？

潘寧：不，不會開玩笑〔稍停〕瓦麗，你會卸手槍嗎？

瓦麗：會呵。

潘寧：無怪乎你是個司機的了，什麼都會，請勞駕，幫幫忙，替我把槍卸開來，我好用布把他擦乾淨。昨天發生一件事，不知你聽說了沒有，夜裡我們到斯洛巴達去了，大家都有點膽怯。我現在是特務科科長了，於是我不得不把這東西握到手裡，領他們去。

瓦麗：我早聽說了，弟兄們已經對我講過。

潘寧：已經講過了，恐怕最精彩的 一段沒有講吧，後來有一個少尉走過來對我說：政委同志，請您把槍交給我們，讓他們擦一擦，不然槍膛裡都塞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槍彈都會放不出來的。

瓦麗：〔微笑接過手槍〕還有可笑的事情呢。……

潘寧：什麼事？

瓦麗：他們說：以前你的手槍套裡不是槍，而是香水，牙刷和牙粉，是真的嗎？

潘寧：〔躊躇〕是真的，不過這樣很方便。〔柯茲洛夫斯基上〕

柯：你叫過我嗎？

潘寧：〔低聲向瓦麗〕你到屋角去把它擦擦，隨後我們就出發。〔瓦麗走向屋角去擦槍〕是的叫過。

柯：請問什麼事，因為我是從大街上特地下來的。

潘寧：沒有關係，不必急。我有一件事要促使你的注意，如果下次你再這樣隨隨便便的槍斃人，我就把你送交軍事法庭，今天剛剛任命你為政治指導員，你就……

柯：因為那時的情況不這樣做不行；一個懦夫，很足以動搖其他的人，所以我不得已才……

潘寧：胡說，你們那一線上，根本就沒有過迫不得已的情況？你也不是個小孩子，也應該知道，在某些情況之下，應該就他正去，在某些情況之下可以提交軍法裁判。……

柯：潘寧同志，反正還不是……〔小聲〕一個死，這是我們自己人談話，那裏還有什麼功夫交軍事裁判呢！我也得死，你也活不了，大家都是一樣，所以他膽怯了。我就給他一槍……早晚的事。

潘寧：丟開你這套理論吧，天也好，地也好，反正是一個死，這叫什麼勇氣！這簡直是腐化！

柯：但我衝鋒陷陣也在所不辭啊！

潘寧：看見了，誰都看見了，目前我這裡還是軍隊，我們這裡還有軍法。完結，去吧，記牢些！〔柯下〕

瓦麗：潘甯同志！請你替我想，我從前是在什麼地方聽到過他的聲音？

潘甯：誰的聲音？

瓦麗：瓦西連柯的。

潘甯：不知道。瓦麗，我上那裡知道呢？怎樣，瓦麗，槍裝好了嗎？

瓦麗：就好，一、二，就好了！

潘甯：我們走吧。這件事讓我們到了地方再繼續談吧。不過我們得先訂下一個約，我讓你把車子開到那裡停，你就開到那裡停下，不準開着車子跟我跑。

瓦麗：是納，政委同志，不開車跟你跑。

潘甯：這就對了，我是個文人，本來就不會發號施令，所以事先要把你監住，讓你一開頭就怕我。

〔二人笑下，沙子與瓦辛上〕

沙子：我真同情你，亞力山大。瓦西利也維赤，取消你合法的休息，但是不這樣，又沒有其他好的辦法，今夜派你到第三連去值夜，因為第三連是我們防禦的關鍵。依林池已經受了重傷，這是你知道的，所以今夜的安全就全由你來負責了。

電話員：〔自隔壁房間說話〕上尉同志，第二連的電話。

沙子：就去，等等我就去。〔沙子下，柯茲洛夫斯基上〕

柯：你好，少校同志。

瓦辛：你好，二級政治指導員同志。

柯：上尉不在這裡嗎？

瓦辛：他就來。〔稍停〕

柯：我總覺得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你的，少校同志。

瓦辛：我已經說過，我不記得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你。

柯：也許我看見過你，而你却没有看見過我。

瓦辛：也許。

柯：你是不是在尼古拉城住過。

瓦辛：住過三級政治指導員三年舞一光一光。

柯：也許正在尼古拉城見過面。

瓦辛：也許如果在那裡住過的話，請問你有何貢獻？

柯：我來領彈藥，但這要報告上尉的。

瓦辛：不，報告我也可以的，領槍彈嗎？

柯：是。

瓦辛：批你200，〔寫條子〕到謝明寧那裡去領。

柯：〔接紙條〕不要上尉批准嗎？

瓦辛：用不着。

柯：對了，實際上你就是這裡的最高長官啊！

瓦辛：〔憤然〕什麼話！最高長官是沙弗諾夫上尉，本城衛戍司令，我是他的參謀長，這點你該是很清楚的。

柯：當然，我這樣說的原因是，你的階級和所處的地位不相符合，使我有點驚奇……

瓦辛：〔起立〕但使我驚奇的是，你的地位和你的思想的不相符合：你所說的話和你所做的事不相符合，我們說話的內容與當前情況不相符合！

柯：〔緩緩坐下〕你怎麼啦，少同志，我是無意的……

瓦辛：〔憤然〕跟長官談話，要站起來！〔柯立起〕你可以走了，我這兒沒有什麼事了！

沙子：〔上〕什麼聲音，你們在這裡爭論什麼？

瓦辛：上尉同志，這裡談不到爭論，我是有糾正二級政治指導員錯誤態度。可以到第三連去了嗎？

沙子：是的，是的，可以去了。〔瓦辛下〕

你為什麼和年長的長官爭吵，下次不許你這樣。

柯：報告上尉，我並沒有同他爭吵，我拿他當自己人看，跟他隨心談，而他竟發了脾氣，簡直是個……知識份子。

沙子：什麼叫知識份子？你這個有知識的東西，你連這個字的意義都

不備，還得意呢……如果把你這樣的混球送到大學去，受上五年罪，那你也會變作知識份子的，如果不受這樣的罪，那你就成不了知識份子，就是還是一團區別。我是不許任何人欺侮上年紀的人的，你可真命苦：「我拿他當自己人看，跟他隨便談談」，怎麼，難道說他不是我們自己人嗎？當你光着屁股在桌子底下爬的時候，他爲了打德國鬼子，已經得了三個「喬治」勳章了……
去吧！

〔格羅拔上〕格羅拔是你嗎？

格：是我。

沙子：活人？

格：活人。

沙子：也許不是你，是你的靈魂？

格：算了吧，那裡有什麼靈魂，靈魂在天空裡飛蕩，而我是在地上用親生的兩隻腳走來的，靈魂是不能承認靈魂的。噢！看你們這樣的破亂樣子！你怎麼不換換官邸呢？

沙子：何必，他們撞過一次釘子，下次就不敢再來了。

格：有道理。

沙子：〔喊〕舒蘭，看格羅拔來了！〔舒蘭上〕

格：你好？舒蘭！你好？女主人！你好？溫柔的女郎！

舒：你好，格羅拔同志？

沙子：快給他預備點吃的，倒點沃爾卡出來，我們這裡有他的二份的☺
〔喚〕瓦麗！〔瓦麗上〕！

格：你好？瓦麗！你好？嚴肅的女郎！你近況可好？阿諾申柯小德☺

瓦麗：我和別人一樣，格羅拔同志，大家怎樣，我怎樣。

格：那麼大家都是怎樣呢？

瓦麗：大家那就難說了，一人一樣☺

沙子：喂！你們怎麼不喜歡呢？他活着回來了！

格：〔搖手〕她們是不歡迎我的，她們把我當作一個壞人看，她們不

喜歡我的心直口快。

沙子：他們是指誰說呢？

格：比如舒蘭和瓦羅，一般說來，她們女人們全體都不喜歡我。

沙子：嗯，小姐們〔做勞使出〕〔舒蘭瓦羅下〕你去過了嗎？

格：去過了。

沙子：有什麼消息？

格：有消息，說我們準備進攻呢！

沙子：是嗎？那我們全體都得救了，格羅拔是不是？

格：也許。

沙子：唔，格羅拔，這話我對誰都沒有說過，現在要對你說了。我有時候真想活着，讓我和那些——我周圍所有的人——都活着，是的，活着！你方才說的什麼？他們要進攻？

格：可能。

沙子：你向他們怎樣報告的。

格：依照你的吩咐。先請他們援救，但如果還會影響到全盤行動計劃時，那我們就不要增援了，還有，我說，我們無論如何，仍然還想活着，這也說了。

沙子：這話也說了？

格：也說了，就是不說他們也會體驗得到這種心情的。

沙子：他們給我們的命令是什麼？

格：圍封的公園我當然不能帶，因為我是裝扮一個逃避紅軍的舊地主。至於口頭命令是堅持，堅持，堅持！詳細的情形，由飛機給我們送過來。

沙子：再沒有說什麼了嗎？

格：沒有說什麼。

沙子：喂，那麼是，詳細的情形，什麼時候開始進攻，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

格：沙弗諾夫同志，詳細情形，我認最高軍事當局正在籌劃中呢。我

是見過將軍了的，他不願讓我們傷腦子，所以只說堅持吧！

沙子：到那兒去不好走吧！

修：我是有辦法的，有的地方靠測量，有的地方靠羅盤，有的地方靠
坦白，這樣是道路無阻的。將軍本不想放我回來，他說格羅拔
留在這裡吧！我回答說：我的性格不允許我留在這裡，我說弟兄
們在那裡等我的消息會等得發急的，他說：我很快地就會派人去
通知他們的。我說：他坐飛機，我靠兩條腿走，要比飛機靠得住
得多呢，於是我就來了。

〔老人入〕

老：各位好？

沙子：好。

老：我有一件事來向你們請願。

沙子：請願（聲額）這些麻煩事……

老：不僅我自己，還有兩個人呢。

沙子：那末，你們讓我怎樣呢？我自己什麼都沒有，向我請願有什麼用
呢？如果是關於糧食，那我能發多少，就發多少，每人都是平均
分配，我領多少，你們也領多少。

老：不，我們不是爲了吃的。

沙子：如果是爲了喝的，也是一樣呵，我分多少水，你們也分多少水，
我尊敬老年人，但是水每天只能發一杯，大家都是一樣，實在沒
有辦法。

老：我們也不要水。

沙子：那麼你們要怎樣呢？

老：我們要幾枝小步槍。

沙子：要步槍做什麼？

老：做什麼？那不明顯嗎？打德國人呵！

修：你當過兵嗎？爸爸。

老：我們都當過兵，有的參加過德俄戰爭，有的參加過日俄戰爭，

說我就是參加過日俄戰爭的。生上我德中（整理），我就已經上了年紀，但在這次戰爭裡，我又好像年青了。（做健壯狀）

格：老爸爸，你是替三個人請願呵！他們也都是你這樣年紀嗎？你們都是好朋友吧？都是從小的朋友吧？

老：是的，我們都是從小的好朋友，小步槍能發幾枝嗎？

沙子：〔起立走向老人〕老爸爸，我是飽嘗風霜，久歷千辛萬苦也發瘋子，是向來不會哭的，但你却使我感動得流淚了。（拭淚）我一定發給你們一人一枝槍，〔先選一枝步槍與老人〕拿這枝槍到隔壁房間裡去讓排長教教你放槍。

老：什麼？教我放槍？還不一定誰教誰呢？〔下〕

沙子：醫生，你看，這是什麼戰爭啊！有時候感覺到精疲力盡了，但很快的又會恢復起來，好像是人員枯竭了，但他們又會補充上來。有時候感覺到自己一點力氣也沒有了，但走起路來還是很有勁，自己都驚奇這奇蹟。現在還不知道情勢怎樣，我軍什麼時候才開始行動。沒辦法，只有先依照我們的預定計劃做去，仍舊讓他們留在德國佔領區內的人，按照預定計劃把敵人後方的橋梁破壞，這樣看來，明天夜裡又免不了要把瓦麗派出去了。

格：難道不？

沙子：我無論派誰都一樣難過呵！〔瓦麗走入中間的門〕

格：我真摸不清你的心思，瓦麗不在你跟前，你就愁眉不展的。在你跟前，你就往外派她，我看這件事很簡單，死神已在眼前了，人生需要不需要幸福？需要，這幸福現在就在眼前。趁着還有氣的時候伸手把她拿過來就是了，這不是易如返掌嗎？她也很配你，這樣一來，什麼問題都迎刃而解了。

沙子：別討厭！我只是為她擔心而已，沒有別的意思，我們還是打仗呵！〔瓦麗上〕

格：是的，打仗是一件嚴重的事，瓦麗，連女人們都站到前線去了，但無論如何，我也不肯派女孩子們去冒險的，沒有你們，女人們

，我們的人產生便失去了意義了。

瓦麗：難道說，我們女人除掉增加你們男人們的人生意義以外，就不做別的事了嗎？

格：當然，當然，上帝的創造女人是爲了什麼？還不是給人生加了點綴嗎？當戰爭的時候，人生是比任何時候需要點綴的。

瓦麗：根據你的意思，人生是一枝聖誕樹，上邊還要掛玩意兒嗎？

格：就是聖誕樹又怎樣呢？很可能呵。有些人就不明白，爲什麼一男一女兩個人互相的望着，就會不約而同的微笑起來呢？我堅決認爲女人是人生的點綴。

瓦麗：你的話，格羅拔同志，我聽不慣，

格：爲什麼？呵！

瓦麗：因爲憑你剛才所說的，我很願意打你個嘴巴，我不喜歡你，正因爲是你這張壞嘴。

格：但我並不一定要人喜歡呵！

瓦麗：我們是多餘的，談這個問題。

格：怎麼多餘？這是我們對女子所担任的角色的觀念，在原則上的分歧，依葛尼吉奇你疲倦了嗎？

沙子：有點。

格：給你一丸藥怎樣？

沙子：不必，現在對我的特效藥是我軍何日何時能再回到我們這裡來。

格：解決這個問題，在醫學上是無能無力的了，我到醫院去了，我相信這次會像過去幾次一樣的要有人意想不到的事！我離開這裡已經七整天了，我認爲還應該活着的却斃死了，認爲該死了的，却救活了。一定這樣。（下）

瓦麗：你累了嗎？

沙子：當然累了，那是需要用齒筋的，這不是轉輪盤呵。

瓦麗：曬吧，升了官就開起玩笑來了，什麼叫轉輪盤，你不也轉輪盤嗎？

沙子：當然囉！就是轉輪盤也得加以感索的，不能像你那樣不用腦筋。

瓦麗：怎樣？

沙子：還怎樣？我坐在你車子裡，咯吱咯吱地響得我心痛。

瓦麗：我沒有讓他響。那是機匠安裝得不好，我是按照一般規則駕駛的。

沙子：不對，在凹凸不平的地方，你忘記了剎車。

瓦麗：沒有忘記！

沙子：忘記了，我說你忘記了，你不要欺騙我，你不要以為我對你客氣，你就欺騙我了。

瓦麗：我什麼也沒有以為，我只是說我沒有忘記剎車。

沙子：好了，好了，算我說錯了，你可別向我瞪這大的眼，我會嚇跑了的。

瓦麗：〔嘆〕我要怎樣開，你就怎樣坐，我是指揮汽車的，因為我是轉輪盤的，明白嗎？

沙子：明白。

瓦麗：你還進去睡吧！你已經三晝夜沒有睡覺了。

沙子：你從那裏知道，你剛回來？

瓦麗：我知道，我見過。

沙子：問誰？

瓦麗：隨便問問就是了。

沙子：嗯……〔稍停〕嘿，瓦麗，我的好瓦麗。沙漠的鈴鐺兩天以後你又得跑一趟了。

瓦麗：好。

沙子：有什麼好的呢！什麼好處也沒有。我實在沒有第二個人派了，要不然，我這一輩子再也不會第三次派你出去了！

瓦麗：爲什麼？

沙子：不派你就是不派人，一般說起來你少質出長官，明白嗎？

瓦麗：明白。

沙：忘記你得到瓦西利那兒去一趟（回顧問）告訴他橋還是要修的。如何如何的詳細計劃亦請你通知他。但這不能用筆記，須要背熟，一句也不能弄錯。

瓦麗：好。

沙：不是好不好，是需要這樣做。你已經去過兩次了，第三次還得你去，因為祖國要你這樣做。

瓦麗：依萬尼吉奇，大家都說祖國，祖國，當他們提到祖國的時候，一定還像着一件偉大的東西。但我却不然，在新尼古拉城，我們的小房就建築在岸上，房前是一條小河和兩枝小白樺樹。我在樹枝上，曾掛過一架小鞦韆，當人們對我提到祖國時候，我就立刻想起那兩枝小白樺樹來——這也許不太好吧？

沙：不太好。

瓦麗：當我每次想到小白樺樹的時候，我就想起我的媽媽、哥哥站在那裡，當我想起哥哥的時候，我就想起我們怎樣在前年送他到莫斯科去讀書。又想起那火車站，和直通莫斯科的那條鐵路。於是又想起莫斯科來。一切一切都會浮上眼前。然後我就會想：我這回憶從那裡開始的呢？於是又想起兩枝小白樺樹來，也許還不很好吧！依萬尼吉奇。

沙：不，這很好，我們大概都是這樣開始我們的回憶的。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想法。當你突圍到敵人那邊去的時候不要太畏縮了，不過也不要大意。我本來要告訴你一件事情，但算了吧，等你回來以後再說吧。

瓦麗：如果回不來呢？

沙：如果回不來的話，那說不說更沒關係了，（以大傢覆體，倒人沙發上，眼睛睜開）

瓦麗：睡着吧，這會好些的。

沙：簡直不會睡了，睡不着。

瓦麗：你試試看，我給你唱個歌。

沙子：什麼歌？

瓦麗：給小孩們唱羊歌——搖籃——〔唱〕睡吧，我的小寶貝……

緊閉刺鬚子吧。那裡有滿臉鬚子的小寶貝。

沙子：好，等你回來，我就把鬚子剃了。

瓦麗：如果回不來，你就連鬚子都不剃了嗎？〔稍停〕如果這樣的話，還是回來吧……〔搖籃〕

沙子：我睡不着。

瓦麗：唱歌也不行嗎？

沙子：不行。〔稍停〕沙子合眼，隨即入睡。

瓦麗：你不知道嗎？伊區尼吉奇，我是不怕去的，第二次還有些害怕，現在一點都不怕了，我覺得我會回來的，回來好讓我剃鬚子。你一定還在等，大家都在等，你怎麼不說話呢？〔發現沙子已入睡〕噢！已經睡着了，還要說我睡不着呢？〔趨向沙臥處欲喚醒他，然後轉身頭俯在桌子上，輕聲地唱著道〕「……他進出來送給，你却把手帕一揮」。

〔幕下〕

〔第一幕完〕

第二幕

◀ 第四場 ▶

佈景：哈利託諾夫的家，一個地主和醫的舊式家庭，一間大餐所，同時也好像是一間接待室，有門數間。廚房二：一爲瓷廚；一爲白色瓷醫藥廚。

人物：茶桌旁坐着維爾聶和羅生別，維爾聶喝着酒，喃喃地在背誦着俄文。

羅：〔打開帶拉鎖的旅行小篋，拿出許多遺物，照片和各種文件，擺佈在面前〕怎麼，維爾聶，你還在練習俄文嗎？

維：是的，還在練習。

羅：那很好，因爲我們不會很快地離開這裡的。

維：你覺得戰爭還要拖延得很久嗎？

羅：戰爭嗎？——不，不會很久的。只是戰後……侵略者可以蔑視被他征服的民族，但是他却真不懂得他學語言，那怕那種語言像狗叫也得學，在外國是什麼人也不能信任的，維爾聶。

維：可是你却信任哈利託諾夫呵！

羅：是啊，這是因爲他是個沒有良心的人，假使俄國援軍到來，他們一定會把他絞死的，不是，會把他槍斃的，因爲他們是不用絞刑的。但是他的老婆我却不能信任，俄國人來了，有可立不槍斃的。就憑這一點，我就不能信任她。〔繼續擺佈照片〕今天克勞德又送給我一篋子這類的東西，請你不要奇怪，我是喜歡搜集這些

東西的，是的。

維：你這簡直像百貨店老板的習慣。

羅：沒關係，根據這些物品，文件和照片等等，我來研究風俗人情，

有時可以發現很有趣的事。譬如：這張身份證白。A。哈里托諾夫准尉，H。A。——注意這縮寫了嗎？〔這張身份證上穿了一個子彈洞，可見它的主人當然是已經陣亡了。〕但我所注意的還不單這一點，我所深感興趣的是這位先生的縮寫字叫H。A。而我們房主的縮寫字是A。G。○當然判斷一件事是不應該過於武斷的，現在就讓我們假設這是他的兒子，他確有一個兒子在部隊，這我是知道的。從這假設中我們能得到什麼呢？我們能得到許多有趣的東西。首先，就算是符合的話，我們也可利用這個來做一個心理測驗，肯認自己的兒子不肯認自己的兒子，又可能發生的錯誤，母親的悲哀，一切一切都包括在我研究民俗人士的計劃當中。對了，剛才我是從什麼地方說起的？

維：你是從哈利托諾夫的老婆說起的。

哈：〔開門上〕你叫過我嗎？

羅：沒有啊！但是你既然來了，我們就談談吧。——請問，醫生，你太太是什麼地方的人哪？

哈：她是沃羅格達的人。

羅：你看，維爾聶，她是沃羅格達的人，而我們還沒有打到沃羅格達呢？〔向哈〕她有親屬沒有？

哈：〔惶恐〕有，有一點兒。

羅：什麼叫一點兒？

哈：有姊妹們！

羅：有姊妹們，照你看來是有一點兒？姊妹們難道都沒有丈夫嗎？而她們的丈夫們也許不像你，而是純粹的俄國人，是不是？

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上尉先生。

羅：不，你非常明白我的意思，請告訴你太太，給我們升起水壺泡碗茶來。

〔哈下〕

聽見了嗎？維爾聶，她的姊妹都有丈夫，可能一個是工程師，另

一個是少校，當然，是不是這樣很難斷定，但這位少校可能明天就在這裡出現，而她——這位少校的大姨子，絕對會寧可讓他來打死我們，而不會讓我們來打死他的，實際講起來這也很平常，現在你明白了嗎？

〔哈妻持茶具上〕

請問，哈瓦托諾夫太太，你的姊妹們都有丈夫嗎？

哈妻：都有，上尉。

羅：他們都是俄國人嗎？

哈妻：是的。要喝牛奶紅茶嗎？

羅：不！請你不要羨慕她們的丈夫都是俄國人，您丈夫是那國人啊？

哈妻：他也是俄國人。

羅：我不是這個意思，請你不要假裝不明白我的話。

哈妻：那末要不要把水壺拿來呢？

羅：〔起立〕拿來吧！我們馬上就來。

〔哈妻下〕

〔向維爾遜〕你看，此後我還能信任她嗎？

〔二人走入隔壁自己房間〕

〔哈妻持水壺上，哈隨上，街上槍聲數響，哈妻在胸前劃着十字默禱着。〕

哈：喂！噯！噯！什麼？

哈妻：我在祈禱，請上帝保佑他們。

哈：保佑誰？

哈妻：保佑我們自己人。

哈：你什麼時候才能學會少說話呢？

哈妻：我已經學了三十年了。

哈：又是你這一套。

哈妻：怎麼呢？

哈：〔輕聲〕琪莎，過來，你到沙弗諾瓦家裡去過了嗎？

哈妻：去過了。

哈：我讓你說的話都說了麼？

哈妻：都說了。（稍停）但是我真討厭這樣做。

哈：討厭？如果他們把我打死就不討厭了嗎？

哈妻：這與你死活有什麼關係？

哈：很簡單，你明天再到她家裡去走一趟，順便再提一提說在現在猶

苦得多，明白嗎？我痛苦……，說我討厭德國人，說我很怕他們，但是又怕他們，我簡直不知怎樣才好，告訴她，我情願脫離開他們，當他們任命我爲市長時，我並不願意，記住了嗎？

哈妻：記住了，只是這一切都是爲了什麼呢？

哈：爲了這都是些實話，爲了我情願在地窖裡坐上這半個月，也不願意整天地爲我這條老命操心，我絕對相信有……游擊隊員，是的，有游擊隊員時常到那老太婆家裡去，她決不會告訴德國人說我不歡喜他們，但她可能告訴游擊隊員們說我喜歡德國人。赫爾松的市長已經被打死了，我不願意這裡的市長也被打死，因爲這裏的市長——就是我。

哈妻：天哪！與其過着這樣可怕的日子，倒不如依我的意思把家丟掉了，跑到鄉下去躲起來。

哈：（發着嘶嘶的聲音，狠狠地說）躲到那裡去？那麼我的財產呢？財產沒有了我，仍舊是財產；但是我沒有了財產，就一文不值了。是的，沒有財產我就一文不值，等於零了，你這老糊塗虫，你明白了嗎？

〔門外敲門聲〕

去，開門去。

〔哈妻出與沙母同上，沙母氣憤填胸，頭髮凌亂，頭巾歪在一旁〕

○沙母：可惡的野獸們！

哈：小聲點！

沙母：打死人了，就在我跟前把他打死了？

哈：把誰打死了。

沙母：丹孃，我們的鄰居丹孃，她就要生產了，我還無論如何，你總還是一做醫生，我就領她來找你，我真瞎了眼，找到了你這個國王！她現在就等著你的窗底下。

哈：不要吵！她被打死了，與我何干？

沙母：完全有關，五點鐘以後禁止行人，這者槍斃的命令，是不是你親字公佈的？

哈：不是我，是警備司令公佈的！

沙母：是你！是你這可恨的東西公佈的！

〔羅生別聞聲自隔壁房間入，立於門側〕

羅：誰在這吵？

沙母：我在這吵！你們爲什麼把一個女人，在街上隨隨便便地打死？

羅：什麼女人？

哈：她……她們到我這里來——是她的一個鄰居要生小孩，在街上走哨兵就向她開槍了。

羅：是的，他做的很對呵；黃昏之後是禁止行人的，所以只要是黃昏之後打死的人，女人也好，不是女人也好，都是對的。關於你啊〔向沙母〕因爲在黃昏以後行路，我也要把你拘留起來嚴辦。

沙母：辦吧！把我也像他似的打死吧！〔奔向羅生別〕我恨不得用我兩隻老手扼住你的喉嚨，把你……

羅：〔轉身向隔壁房間，鎮靜地〕勢必也得請你上絞刑台了。

沙母：隨你的便好了！

羅：〔向哈，她姓什麼？

哈：沙弗諾瓦。

羅：她家裏有人在軍隊里吧？丈夫呵？兒子啊？……？

哈：噢……噢……沒有，噢，也許有……我不清楚。

沙母：有，丈夫和兒子都當兵。

羅：值日兵！看來只有把你絞死了。

哈妻：〔奔向沙母，相互擁抱，並立〕我的兒子也當兵，把我也絞死吧！
我憎恨你們，憎恨你們！

哈：瑪莎，你……

哈妻：你那這“割子手”，我憎恨你們，但是我們——是好朋友，我們的兒子都在軍隊裡，是的，都在軍隊裡！〔啜泣〕

羅：值日兵！把她們送到指揮部去……〔稍事躊躇後〕把這個戴頭巾的帶去〔指哈妻〕把這個留下。

哈：謝謝，上尉，她下次不會再這樣了。

沙母：謝吧！謝吧！跪到地上叩幾個響頭吧！〔值日兵趨前抓住他的手

〔向哈〕我本還唾罵用德國人的狗臉，現在倒不如唾你一口痛快些！〔向哈面上唾去〕

〔值日兵把沙母抱下，哈妻無能為力地哭泣着〕

哈：上尉先生，你不要理她，她有點……神經病，她們過去倒是好朋友。

羅：你放心好了，醫生，看在你身上，〔向哈妻，一字一板地〕我才原諒了你的太太。我怎麼能忘記你的功勞呢？無論如何你會給我開了十七個共產黨員的名單，而且那天又加上了五個，你又指給我民警局長加甫利洛夫住的地方，你又告訴了我你們銀行存款箱藏在什麼地方，你還……好了，我不再往下說了，因為這好像使你太太難過，你給我們建立了這樣大的勳功，她不但喜歡，反而哭起來了，那末算了吧，安慰安慰她吧。〔走入隔壁房間〕

哈妻：〔聲音細弱〕這都是真的嗎？

哈：真的，是的，真的！你還不感謝我——這樣胡鬧了一頓，還要把老命送掉！

哈妻：我本不想活着，我對死活是無所謂的，如果不是爲了我的兒子死，我是很想一死了之的。

羅：〔與維爾華同上〕哈利托諾夫太太，不要忘記了泡茶喝。

〔哈妻下〕

羅：〔低聲向維爾華〕現在讓我們來一個有趣的心裡測驗，同時我再多少研究一下你所不歡喜研究的風俗人情吧……醫生！

哈：有！

羅：我相信你對我們是非常忠實的，是不是，醫生？

哈：是的，上尉先生，非常忠實。

羅：那末所有反對我們的人，也同時是你的敵人，是不是，醫生？

哈：是這樣，上尉先生。

羅：是怎樣？再肯定些。

哈：是我的敵人，上尉先生。

羅：當我們打死敵人的時候，你也應該歡喜的，是不是，醫生？

哈：是的，應該！

羅：不，正確些，不是「應該」，而是「歡喜」是不是？

哈：是，歡喜。

羅：我相信你太太的話不可靠——你的兒子當然不會和我們對立的？

哈：不，上尉先生，可惜得很，這是實話——我的兒子是在軍隊裡服役，但我早就和他脫離關係了。

羅：你真惋惜這件事嗎？

哈：是的，上尉先生，我惋惜這件事。

羅：如果他現在已經不在軍隊裡了，那末你就不會再覺得惋惜了吧？

哈：當然啦，上尉先生。

羅：那末，請走近些〔以手覆證件，僅露出上面的照片給哈看〕認識這人嗎？

哈：我的兒子。

羅：看樣子，你認識這人，〔以全部證件示哈〕這裡有個洞，這個洞就可以使你不再惋惜，你可心滿意足了，令郎已經不在軍隊

「了，我雖然沒有新眼看見，但是我想，你總可以不必再躊躇了。」
○〔哈利托諾夫默然〕

怎樣，這使你很歡喜吧，醫生？

維：羅生嗎？

羅：〔轉向維，冷靜地〕幹什麼？再稍忍耐一下吧。〔轉向哈〕那麼，這使你歡喜啦，醫生？〔藍色俱厲〕是不是？

哈：〔靈慧的〕是的，我喜歡。

羅：〔向維〕聽見了嗎？目前，醫生很喜歡我，我們對他無疑地研究了他，但確是個忠實可靠的人。你去吧，這在貴國是無價值的，所以我們更覺得寶貴。

〔哈下〕

維：羅生別，你這樣玩的是什麼把戲，要把他槍斃就槍斃好了，你現在半幹上是不合軍人的氣魄的。

羅：你的眼光已經老化了，維爾遜，研究敵國的風俗……

維：〔插嘴起立〕你研究風俗人情的這一套把戲已經使我厭煩了，我明天就是請回到國裏去，我將痛快了當這殘廢這可恨的俄國人，但決不肯再聽這道一套鬼話了。

羅：你不喝茶嗎？

維：不喝了！〔入隔壁房門〕

〔哈利托諾夫上：無力的倚在門楣上，哈妻上〕

哈：〔低聲〕瑪莎，過來，我告訴你，瑪莎！

哈妻：什麼事？

哈：我要告訴你……

哈妻：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哈：我要告訴你……不，我不能……〔下〕

羅：〔手裏拿著身份證斜視着哈妻〕原來你真的有過一個兒子在軍隊裡服役過？

哈妻：爲什麼，「有過」？他現在還在軍隊裡呢？

哈妻：不，是有過，或者像你丈夫所說的可惜有過，但現在，又像你丈夫所說的，幸而沒有了，你知道嗎？令郎現在已脫離部隊了，你丈夫很高興呢！

哈妻：你這是什麼意思？什麼意思？

羅：不……你可不要以為這件事和我有什麼直接的關係，我對一位做母親的不會過於慘酷的，但是這個東西偶然落到我手裡，所以我才說「他現在幸而不在軍隊裡了」。

〔哈妻緊握着兒子的身份證，目不轉睛的呆望着它，在桌旁無力地坐下，默不作聲。〕

羅：〔稍停後〕我本來不忍心對你宣佈這件事，但我又以為你一定會同情你丈夫的，至於你的丈夫，他說他雖然是她父親的，但對這件事，仍是很高興的。

〔哈妻默然〕

怎麼不說話呢？真的，真的，他確實是這樣說的。●醫生！

〔哈上〕

醫生，你不是說過你很高興嗎？呢？

〔哈妻仰頭望着哈，哈默然〕

那末你是騙我？不高興嗎？

〔哈默然不響〕

哈妻：〔放下身份證，機械的〕我就泡茶來。

羅：謝謝，好極了。

〔哈妻，在羅和哈的背後，拿着茶壺走向碗廚，然後又走到醫藥廚，摸索了一會，回到桌旁。〕

羅：醫生，不來陪我喝杯茶嗎？太緊張了，喝杯茶吧！你是我們忠實的朋友啊！請坐，我很高興同你坐在一齊喝茶。

哈：謝謝。

哈妻：茶泡好了。

羅：就請你給我倒杯茶吧！軍人們一向是喜歡女人的手給他們倒茶。

啲喇啲的醫生，我說得對嗎？

〔哈默然不響〕

你怎麼不說話呢？

〔哈妻哈羅主 倒茶〕

哈利托諾夫太太，請倒杯茶給你的丈夫吧！

〔稍停，哈妻望着丈夫，機械地給他倒茶〕

羅：醫生，喝茶吧！

哈：請原諒我，上尉先生，我有點不舒服，……不能喝……

羅：請便罷！請便罷！維爾聶，我到你那裡喝茶去！

〔持杯下〕

〔哈坐在沙發上，以手扶頭哈妻依牆立〕

哈：瑪莎！

哈妻：做什麼？

哈：瑪莎，我不能再這樣活下去了。

哈妻：不要和我說，我不願意聽你的話。

哈：們拋棄一切逃吧，逃開吧！他們的人都使我害怕，我什麼都不想要了。

哈妻：晚！，我不是老早 對你說過嗎？現在來不及了，你想不到現在已經晚了，晚到什麼程度了。

〔隔壁房內傳來推開椅子的巨響，門開，羅生別狼狽跑出，停住〕。

羅：你給我參了什麼東西！你！你！〔仆倒在地掙地滾着〕

〔哈妻不動〕

哈：〔慌張失措〕什麼事？你怎麼啦，〔跑向羅生別，跪下想把他扶起，力不足，轉身望着哈妻〕

〔哈妻不動聲色地，依然靠着牆立着〕

羅：〔上，大步地走向羅生別，俯身然後起立〕這是誰幹的事？

哈妻：我們幹的，是我們把他毒死的，是我和我的丈夫。

哈：（哈）望着）不是，她撒謊！不是我們幹的，不是我。

哈妻：不，是我們幹的，你站起來！〔跑向哈，撐着他的腋下，扶他〕站起來，站起來，我恨死了你們！是我們幹的，我和他！

哈：維爾聶先生，不是我幹的，……饒了我吧！

維：你們以為我還有功夫審判你們嗎？兩分鐘以後，我就把你們兩個人一起絞死！〔開門〕來人！

哈妻：〔緊抱着幾乎失掉知覺的丈夫，依着牆，高聲叫道〕絞罷！你們殺死了我們的孩子，我們毒死了你們的一個劊子手，我們還要復仇，我們還要再接再厲地復仇的！

幕下）

第五場

佈景：海岸夜景，大樹與樓到海邊的斜岸上，現出一房屋の後牆。

人物：瓦辛與沙弗諾夫慢步台上，沙右手纏着綁帶。

瓦：依凡尼吉奇，你聽見了嗎？

沙：好像聽見點聲音，只是不敢相信。〔遠處砲轟聲〕

瓦：現在呢？

沙：完全聽見了。

瓦：這是六吋口徑的榴彈炮！落彈處離開這裡只有十二俄里左右。

沙：亞力山大，瓦西利也維赤，你有點過火了。我現在正在設法使自己相信這，我們的大炮在響，而你竟把口徑和距離都判定出來了。

瓦：報告上尉，我的耳朵，對炮火的聲音特別靈敏的，俄國炮兵的吼聲，我在三十八年的服役當中已經聽熟了——我隨時隨地都能分辨出來它的吼聲。

〔遠處砲轟聲〕

這是八吋口徑的大炮在響。

沙：開炮了，我們向敵人開炮了，不，那燦烈的火光，更力山大。夏西利也維赤，這是什麼事？〔奔向海岸〕

瓦：這是反攻呵！這是炮火的樂音，是大軍的挺進！

沙：來！讓我們一起喊一聲「萬歲」！

〔二人齊呼「萬歲」！瓦麗上〕

瓦麗：奉命到！

沙：準備好了嗎？

瓦麗：嗯哼。（突然覺悟）是的，報告上尉，準備好了。

〔稍停〕上次我就是從這裡渡過海灣的。

沙：正是因為上次是從這裡渡的海灣，今天就要從另外一個地方渡了。

瓦：報告上尉，如果你同意的話，我到明天天亮就留在這裡，電話還沒修復，我自己在這裡值一夜。

沙：不過拂曉前你得趕到司令部來，很想同你在一起聽聽砲聲呢！

〔瓦辛下〕

我們軍隊已離開海灣很近了，他們正在進攻，你想想看；我們反攻了！……要不然就這樣死了，確實有點委屈，尤其我還不想信靈魂的人。現在大家既然有活的希望了，那末我請求，瓦琳琴瑪尼古拉也甫娜——你現在是我的一位老偵探了——我不能不尊重你，稱呼你的大名……

瓦麗：不過……最好還是像過去一樣稱呼我。

沙：不，現在我不能不稱呼你的大名了，我不能不這樣做，好了，瓦琳琴瑪尼古拉也甫娜，幹去吧！只是不要亂槍，我很想看見你活着回來。

瓦麗：我也是這樣想。

沙：我們去罷〔為嫌〕

瓦麗：噢！夜光燭，好得很呢！

沙：還是很早以前在庫倫買的。

瓦麗：在什麼地方？

沙：庫倫，這是蒙古的一個城市，遠得很呢……

瓦麗：〔突然幻想地〕沙弗諾夫，噢！沙弗諾夫！

沙：什麼？

瓦麗：沒什麼？

沙：不會沒什麼？

瓦麗：上次我在你母親那裡，看見過你的像片，我就隨便問問你的事。她說：你還沒看見他小的時候呢。我很想知道知道你小的时候是怎麼樣？她竟突然問我一句：小姑娘，你為什麼這麼關心呢？我說沒什麼，隨便問問。她却說：喂！我剛以為你們互相有了意思呢。我說不是，我隨便問問就是了。

沙：瓦麗！〔欲趨前擁抱〕

瓦麗：不要動，沙弗諾夫，讓我講完，〔稍停〕我向她說，他總是開玩笑，叫我未婚妻，但是自從我回來以後，你再也不這樣稱呼我了，為什麼……那不是說着玩嗎……

沙：正是因為過去是說着玩，所以現在才不再叫了……自從你回來以後……〔又欲擁抱瓦麗〕

瓦麗：不要動，這又是格羅拔教你這樣做的，是不是？

沙：這和格羅拔有什麼關係？

瓦麗：我知道，他對每一個人都這樣說：我們的生命只有一次，她是個很可愛的女孩子……明天怎樣——誰也不能預料，也許會死呢！我却「願意」只是因為明天也許死而……我願意……

沙：〔繼續握着瓦麗的手，溫柔地〕你願意什麼？我沙漠里的小紅鏡？你願意什麼？你要我怎樣？

瓦麗：送送我罷，在臨別的時候對我說句好聽的話。不知道因為什麼，我今天總有點怕，不，你不要以為我……只是稍微有點怕……還沒有多大關係？

「是沒有多大關係。說句好聽的話……」〔稍停〕你帶了手槍了嗎？
預防意外？

瓦羅：沒有帶，我把六輪子留下了，因為太重了。

沙：〔感着額，以健壯有力的手從衣袋裏掏出一隻小巧玲瓏的白朗寧
〕拿，把這綢帶去吧。

瓦羅：〔取槍注視〕謝謝，如果有什麼意外，如果敵人把我……那還是
死了乾淨，是麼？

沙：對瞭，那時我也不會再活下去了，這就是現在我要對你說的話，
其餘的以後再說。以後，等援軍來到，等我不會再以……因為
明天要死，所以今天才怎樣的時候，那時再說。〔稍停〕〔沙、
瓦走向房屋〕

你打算把槍放在什麼地方？

瓦羅：放到衣袋裡。

沙：最好還是把它放在胸前妥當些，好了，我……走囉。

〔二人下，台上無人，少頃自海臺有人登岸——斜坡上僅露頭部，
輕聲打口哨，有人回打口哨，柯茲各夫斯基上。〕

柯：你來了嗎？

某：來了。〔望着沙、瓦走去的方向〕

柯：真討厭，跑到這裡來散步。

某：你聽見他們說了些什麼嗎？

柯：沒有，我不需要聽，我不聽也知道的，你去報告羅生別先生……

某：他已經死了。

柯：死了！那末是誰派你來的？

某：維爾聶上尉。

柯：請告訴維爾聶上尉。第一，他們在司令部裡有所策劃——好像是在
準備爆炸什麼，確實怎樣，我還沒有探聽出來，不過……實謀
是事實。第二，大約在……一小時以後，她——就是方才你看見的那
個女孩子——要在南渡口游過海灣。她姓——柯諾申柯，名字叫

——瓦達李娜。

- 某：地和爆炸有關係嗎？
- 柯：好像是有。
- 某：她身邊帶有文件嗎？
- 柯：好像是沒有，不過如果能嚴刑拷問她……也許……
- 某：那當然了，這確實是今天嗎？
- 柯：是的，一小時以後。
- 某：那末，我要趕快走了。
- 柯：好，好，你再告訴維爾聶上尉說，我預定對付我舅父的計劃……
- 某：怎樣？
- 柯：告訴上尉說，我預定對付舅父的計劃——他知道，——暫時搞不通：衛戍司令和他現在是相倚爲命，我再想想辦法看。
- 某：完了嗎？
- 柯：完了，哦！我還要問你一句話，海灣對岸可以聽到很近的砲聲……
- 某：那是俄軍開始反攻了，他們多少有點進展，怎麼，完了吧？我要趕回去呢！
- 柯：好，完了。
- 〔某進去，沉寂，微聞劃水聲。忽然自高空發出槍聲一響，瓦辛與紅軍士兵一人上，瓦辛持短槍。〕
- 瓦：你太疏忽了，有人渡過岸走了，都不知道！
- 兵：你不是開槍了嗎？參謀長，不是沒有發現什麼嗎？
- 瓦：這並不能證明沒有人過來呀！因爲發現得太遲了，去見衛隊長告訴他，讓他再派一個人來，你等候明天處分。
- 〔兵下〕
- 〔柯，企圖悄然走過〕
- 站住！〔舉短槍〕
- 柯：〔被迫無可奈何停下〕是自家人。

瓦：什麼自家入？

柯：是我，參謀長同志，瓦西連柯。

瓦：〔走近柯，槍仍未放下〕你在這裡做什麼？

柯：參謀長同志……請把槍放下，這是我啊！讓我來向你解釋解釋。

瓦：〔仍舊持槍向柯〕你在這裡做什麼？

柯：我是來查崗，大約和你一樣；哼哼。

瓦：這裡不是你的連，你在這裡做什麼？

柯：我不是說過了麼？參謀長同志，我是來查崗。這種雖然不是我的連，但是我們做政治工作的，應該到處都注意的。

瓦：這裡不需要什麼政治工作——這不是你的連。請回答我，你在這裡做什麼！我這是最後一次問你！

柯：〔突然堅定的〕亞力山大·瓦西利也維赤！〔稍停〕沙沙舅舅！

瓦：不要裝傻了，好一個外甥！

柯：真的，是外甥。

瓦：我沒有姓瓦西連柯的外甥。

柯：是的，但是你却有個姓柯茲洛甫斯基，名叫尼古拉的外甥呵！

瓦：什麼？

柯：亞力山大·瓦西利也維赤，讓我來向你說明一切，你不記得我了麼？

瓦：是的，記不得了。

柯：你想一想，尼古拉亞夫城，三聖街，你常來看我的母親，那時我只有十五歲。

瓦：怎末，你真是我的外甥嗎？

柯：〔匆忙地〕是真的，真的，你還在自己的馬上教我騎馬呢，記得嗎？

瓦：你的母親還在嗎？那末你來到這裡做什麼呢？

柯：我……讓我跟你說實話好了，你看在蘇俄軍官的臉上，看在做舅舅的面上，最後看在我母親的兄弟的面上，你是應該了解我的。

瓦：好了，說罷！我聽。

柯：我想救你一命，明天德國人決定最後一次攻城，我們大家都活不成的了，你也活不成，如果……

瓦：如果怎樣？

柯：如果我不設法救出你來，你如果死在這裡太不值得了，你和他們志不同道不合，死了有什麼意義呢？

瓦：那末，你化名到這裡來的目的就是爲了我嗎？

柯：不，我不說謊了，不僅爲這一件事，也是爲了這一件事，是的，是爲了這件事，我們不應該忘記自己的家族和血統，我是沒有忘記的，我打聽出你在這裡。

瓦：那末你建議我怎樣做呢？

柯：逃走啊！

瓦：請問，怎樣逃呢？

柯：黎明前游過海灣去，那裡一切都已準備好了，我們一同去。我担保他們一定很歡迎你，他們會諒解你是迫不得已才這樣做……我在那邊已經把你的情形說過了。

瓦：說過了？

柯：是的，說過了，我說這裡有一位舅舅，他決不是我們的敵人，我應該救他出來。

瓦：嗯！那末你到這裡來做什麼？

柯：從那邊過來一個人，我跟他談了幾句話……我想黎明前同你一起渡過海灣，我把這事和他約定好了，我正想這一直去找你，可是我們在這裡遇到，那再好也沒有了。

瓦：是的，再好也沒有了。

柯：你同意了嗎？

瓦：我還得考慮考慮。

柯：還是趕快答應了吧！只有這一條路了，如果你把我出賣了——也不過是槍斃了吧！反正我是不怕死的，怕死我就不會跑到這裡來

沙了；但這樣有什麼益處呢？就是我死了，幾小時以後你也得死，我——死在俄國人手裡，你——死在德國人手裡，這對你又死什麼有益處呢？他們對你有過什麼好處，而為他們死——害了我，又害了自己，如果不是這次革命，你早就該在家享享清福了，也許早就做了將軍，但這都無關緊要，主要的就是在怎樣逃命，是不是？你決定了嗎？

瓦：你確實知道他們明天要攻城嗎？

柯：確實知道，確實。

瓦：好，那就到司令部去，我們在那裡安安靜靜地討論一下怎樣做好。

柯：何必？還有什麼可討論的呢？

瓦：怎樣何必？你簡直像小孩子，如果決定做，就做得徹底些，順便帶去點文件和地圖，如果決定投降，就投降得使人重視，要做得像個大人物，像個軍官一樣，而不能像個小孩子；難道你連這一點都不懂嗎？

柯：是的，你說得很對，可是……

瓦：可是，你怕我會在那裡把你出賣嗎？就是在這裡我也能把你出賣的，何必往那裡拖你呢？不要太小孩子脾氣了，要幹就得放大膽些馬上幹——我們沒有多餘的時間了，對了，還有一件事，不知道你注意了沒有，你自己是個偵探，但你知道半小時後，阿諾申柯要在南渡口過海灣嗎？你把這事通知了你們的張線了嗎？大概沒有想到吧？

柯：不，想到了，也通知了，不要把我估計得太不中用了吧。

瓦：對不住，如果這樣好極了，到天亮只有三個鐘頭了，快些！

〔二人下〕

◀ 第六場 ▶

佈景：沙弗諾夫司令部，夜間。

人物：晚飯後，格羅拔與潘寧坐在桌旁，舒蘭在收拾桌上的碗盞，格在低聲哼着調子，寂然，依林坐在沙發椅上。

格：〔向依林〕依林，天地間的事情真是變化無常的，前幾天你差不多已是個死人了，現在又差不多是個活人了。

依：傷口還痛呢！

格：當然還得痛的，但是已經不要緊了，如身現在沒有死，到結婚的時候一定會養好的。

依：到結婚的時候？〔從軍服小口袋裡拿出一張照片〕

格：你拿的什麼東西？

依：老婆的像片。

格：拿過來看看。

〔大家一聲不響地瞧閱像片〕

不錯。〔遞與潘寧〕

潘：是的，很漂亮。〔遞還依林〕

依：半年不見面了，大概已經把我忘了。

格：再給我看看！〔取過照片，看後退還〕不會，不會忘記的。

依：不會忘記？

格：不會！她一定是個很賢惠的女人，我個人對這類的女人是充分的信心的，她不會忘記的，你連里心都不必。〔再看像片，向潘寧〕潘寧同志，你也看吧？

潘：我嗎？有人有的，不過不記得放在那裡了？

格：給我們看看好吧？

潘：不記得放在什麼地方了，好像是不在身邊。

格：給我們看看又有什麼關係？

潘：〔在衣袋內搜尋，許久取出像片一張〕都揉壞了。

依：〔看像片〕嘿，好漂亮啊！瞧那一雙迷人的眼睛！這個一定還在等着你呢？一定還……等着你……。

沙：〔上，拍拂身上的塵土，稍停〕依林，你到連部去看看那裡有無小事〔依林下〕怎樣，想家了嗎？文學家，現在你的家離得很遠了吧？

潘：很遠了。

沙：格羅拔，我怎樣看不見你的像片呢？

舒：他嗎？根據他的脾氣，恐怕要帶一本厚厚的紀念冊子呢？

格：這你可就錯了。親愛的舒蘭，格羅拔還是個光身漢，但也決不會隨身攜帶一本念冊，的照片——假如要帶的話，那也只帶一張，一看就得心跳不穩，譬如你的，但是你又不肯把照片送給我，對不對？

舒：當然不送給你！

格：怎麼樣，我說對了罷？好在我們的營長也沒有照片，實際上講來，她本可以坐在他一旁，但是他却惠派她出去。

沙：你不肯往這上扯，你明明直沒有別的人派了……。

格：爲什麼不派我呢？

沙：派你的時候也快到了，我……留着你在不得已的時候用的。

格：什麼時候才是不得已的時候呢？

沙：如果這次她回不來，就派你去。

〔遠處槍聲，默然〕

現在只要在堅持兩天！够了，〔向潘寄〕我的特務科科長，你也得準備移交了，再去做你的文學家。

潘：是的，報館裡大概認不出他。通訊員失蹤了……等我們和援軍會師之後，我要寫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我的德國人」，述說我怎樣以從前只會拿筆桿的手殺死了第一個德國人，我的腦子裡現在泛起了一個極普通而新奇的意念，就是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親手

打死一個德國人，那末他們的軍隊連一人一馬都剩不下了，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每個人都要打死一個。

〔瓦辛急忙上：柯茲洛甫斯基隨上〕

瓦：營長同志，柯諾申柯已經渡過了海灣了嗎？

沙：〔看錶〕我在那裡的時候還沒有——現在恐怕已經——什麼事？

瓦：她從那裏渡的？南渡口嗎？

沙：是的？怎麼？

〔向值日兵〕

瓦：立刻阻止她前進，給我接南渡口，快！

〔這時與瓦辛並立的柯，迅速掏出了手槍，但瓦辛早有準備，側身握住手腕，擊之使槍落地〕

要拿武器就得先學會使用它。

沙：這是怎麼一會事？

瓦：潘寧同志，立刻把他帶去押起來！

潘：〔門〕加甫利洛夫！

〔紅軍士兵上〕

潘：〔開隔壁門〕進去〔柯不動〕怎麼會

〔柯、潘、兵相繼下〕

沙：到底是怎麼會事，亞力山大，瓦西利也維赤？

瓦：等等，接好了嗎？〔聽電話〕趕快阻止阿諾申柯渡海灣，我問你

：她過去了沒有？〔稍停〕在電話裏我知道什麼可以說，什麼不可以說，她過去了沒有？明白了嗎？已經過去了！好了，罷了！

沙：亞力山大，瓦西利也維赤，到底是怎麼會事？

瓦：就告訴你，〔以頭示柯等所入的門〕問他，讓我的外甥，解釋吧

！〔二人走入柯等所入房間〕

舒：依凡，依凡內赤！

格：什麼事？

舒：這是怎麼一會事？小瓦靈真的回不來了嗎？

- 格：〔憤然〕不要說話。
- 舒：當真沒救嗎？
- 格：不要說話。
- 舒：難道你現在還不可憐她嗎？
- 格：〔以拳擊桌〕不要說這些話！不會無救的！
- 沙：〔立在門口〕格羅拔！
- 格：呵？
- 沙：格羅拔趕快換上便衣，快！你的便衣在那裡？
- 格：在醫院裡。
- 沙：快跑！〔關門〕
- 格：親愛的舒蘭，這就是我的不得上³的時候到了〔走向房門，回頭〕你那裡一定可以找出一個香水瓶子，請你給我預備點沃特卡，等我渡過海灣後好暖暖身子。〔下〕
- 舒：〔一人走向她打字的小棹，棹上放着一架打字機，從抽斗裡翻出一隻香水瓶，傷感地〕這是小瓦麗的，裡面還有一點……現在反正是……〔沙弗諾夫與瓦辛上，潘甯與士兵押着柯，同上，柯已解除武裝，領章被撕下〕
- 沙：格羅拔走了嗎？
- 舒：走了。
- 沙：好，〔向瓦〕夠了，可以把這事結束了，我看一切都很明顯。
- 瓦：我十四年沒有看見他，他的樣子完全改變了，但是如果我的微細心一點，總還可以認得出來的，……現在我自請處分。
- 沙：那裡談得到什麼處分，爲了這樣一條狗，還值得破壞自己的情緒嗎？就算他是你的外甥——管他的，給他一槍，你並沒有這樣的外甥了。潘甯同志，把他帶去，……寫一份供詞，然後再……不過不要耽誤過長的時間，不要讓他活到天亮，那是多此一舉的，明白嗎？
- 潘：明白，〔走向房門〕加甫利洛夫，把他帶下去。

漢：走！

瓦：〔走過瓦辛面前〕你啊！我死了，但是你會得到報應的，你……

〔你不是我的舅舅……〕

〔當然他不是你的舅舅，誰願意給你這樣一條狗做舅舅。〕

〔潘寧、值日兵齊下〕

營長同志：我要遞一張報告，請求調查我與這件事的關係。

沙：算了罷！遞什麼報告！我們沒有功夫寫報告，明天我們還得毀屍呢。〔垂首桌上，默然〕

瓦：你怎麼了，依凡尼吉赤？〔沙不響〕

你怎麼了，依凡尼吉赤？

沙：〔啞聲〕她來不及把炸橋的事情傳達過去，但是我們可以設法補救，——把格羅拔派去，她決不會洩露……但如果……那她也決不會把這事洩露的，亞九山大，瓦西利也維赤，她如果堅決不開口，可能發生什麼不幸嗎？無怪她總覺他會聽見過他的聲音；她是在敵人那邊聽見過他的聲音的，而我們也沒有猜到，其實沒什麼！在天亮前，我們要爭取把那壘橋炸壞，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瓦：〔敲門上〕報告！營長上尉同志，軍部的飛機投下一隻通訊筒在這裡。〔遞給沙〕

沙：軍部的命令？……我很久沒有接到命令了，讓我自己獨立行動我在也想不到辦法了。〔讀命令〕唔……唔……〔兵下〕原來如此，……瓦辛同志，我們倆恐怕要把活命的念頭打消了。軍部要來營救我們，我們也得援助軍部啊！現在只好把橋樑……把炸橋的事暫時擱在一旁了。

瓦：怎麼？

沙：不炸橋了，〔把命令遞給瓦辛〕值日兵，你去打個電話通知所有的官長們，我召集緊急會議。〔伏林下〕瓦辛同志看完了嗎？

瓦：看完了，後邊軍長還附了幾句話呢。

沙：〔拿過命令來，低聲讀着〕喂！同志們聽着！軍長親筆附了一包

話說：〔朗誦〕親愛的沙同志，那時我的汽車夫，現在的覺悟，牢記着哈桑湖吧！〔沉思〕是的，哈桑湖……那時是打日本人，現在又在一起打德國人了……。

〔潘甯上〕

怎麼？解決了嗎？

潘：是的，至於供詞……

沙：用不着了，這已經成了過去，潘甯你看，我得到了軍長的命令。瓦辛同志，把地圖拿來，我們軍隊已打近海灣了，德國人被迫水邊了，我們原來炸橋是斷他們去路的計劃，現在看來是錯了。軍長命令我們放棄城市，以全力攻佔那座橋，只要佔領兩個鐘頭就夠了，以便我們軍隊能通過那座橋繼續前進，側擊敵軍，這是軍長遠大的計劃，大家都明白了嗎？

〔瓦、潘齊聲明白了〕

沙：雖然明白了，但：這事是不太容易辦的，潘寧等一會在會議上：們還得費一番唇舌呢？因為炸壞橋樑和佔領橋樑二件事比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大家都已精疲力盡了，大家都在希望着兩天以後就會得救了，但是現在還得讓他們去奪取那座橋——這實在不太容易對他們講啊……

潘：沒關係，可以講的。

沙：那就好比一個人打了半年仗，好不容易等到了休假，忽然在假前的兩小時又得到了一個衝鋒的命令，這個衝鋒，他是最苦沒有的了。〔稍停〕現在由我親自率領一批人去攻佔一座橋，你，瓦辛同志帶一批人，再帶幾門輕炮在南渡口做突圍的模樣，但是必須做得逼真一點，使他們顧不得橋樑分不開身，使他們以全力對待你。

瓦：這就是說，要做佯攻？

沙：是的，佯攻，但是關於這件事，只你個人知道，你的部下要認真地幹，要去拚命，此外我再請潘寧同志做你的政治指導員。

瓦：營長，你相信他們能上這個圈套嗎？

沙：我相信，我相信格羅拔會使他們上我們的圈套的。

〔格羅拔，着便衣上〕

格羅拔：過來，聽我說，你到對岸去，找到瓦西利，告訴他不要炸橋了，記住了嗎？

格：記住了。

沙：做完了這件事就……

格：就轉回來？

沙：不，做完了這件事……就到德軍司令部去。

格：唔……

沙：告訴他們你遇上是一個富農，坐過牢，現在又充了軍，不過抓到一個機會逃了出來，並且還帶一個寶貴的消息給他們，就說因為援軍快到了，所以今夜我決定沿着海灣在南渡口附近突圍，記住了嗎？再把突圍的時間也告訴他們，就是在早晨三點鐘。

格：記住了。

沙：他們當然會百般拷問你的，但你要一口咬定。就是把你送在牢裡，你也決不能改口，那時他們就會相信你的，但是，無論如何，他們也會把你毆起來當抵押的——如果事實不是這樣的話，他們就會把你槍斃。

格：那末，事實究竟是這樣，還是不是這樣呢？

沙：事實不是這樣的，格羅拔同志，我的好兄弟，事實不是這樣的，但是我沒有別的辦法，我接到了一道命令，現在也不必給你看了，你只要記住一點——就是很多人的命運，都繫在你的身上哩。

格：那末好吧！〔稍停〕我臨死的時候，可以唱歌嗎？

沙：可以的，好兄弟，可以的。

格：既然可以唱歌，那就沒問題了，〔遞封信給沙〕請把這封信轉給我的女兒。〔低聲〕如果在那裡我偶然遇到瓦麗，關在一個牢裡受苦的時候，有什麼話對她說嗎？

沙：有什麼可說的呢？你如果真能遇到她的時候，先看看她的情緒，如果沒有必要的話那就算了，如果可以說的話，你就望着她的眼睛告訴她；沙弗諾夫讓我告訴你，他愛你，就是了。

格：好！就這樣辦吧！舒蘭！給我倒半杯酒送行吧！〔稍停〕照老習慣，起程前大家要團聚一會兒！圖個吉利，我們就坐一會兒吧！

〔大家一齊坐下，舒蘭倒一杯酒遞給格〕

格：〔一飲而盡〕潘寧同志，你看什麼？覺得奇怪嗎？這不是爲了壯膽，而這只是爲了暖暖身子，壯膽子酒沒有用處的。我是用歌來壯膽子的，〔立起和大家握別，與舒蘭握手時，舒把盛滿了酒的香水瓶遞給他〕

〔格走到門前，忽然轉身過的唱道：黃鶯，小鳥兒，黃鶯……下〕〔大家默然〕

：〔向潘寧〕文學家，你看見了嗎？這就是我們俄羅斯，視死如歸的精神啊！

〔幕落下〕 〔第二幕終〕

第三幕

◀ 第七場 ▶

佈景：與第二幕第四場同——哈利託諾夫住宅；大餐廳改爲德軍司令部警衛室，室內掠劫一空：零亂的傢具，撕碎了窗簾，被偶然遺下來的像片仍懸在牆上，窗戶從外面用木條做十字形釘閉。內門之一釘着鐵皮，插着門門，外門的上半截鑲着玻璃。可以看到站在門外值勤的哨兵的鋼盔和刺槍來回地走動等。

合上：維爾弄頭上裹着繃帶和書記克勞曼同坐在棹前。

維爾遜：克勞節你這混蛋，抓到了這個姑娘以後應該先拷問她的口供。

（以頭示釘着皮的門）然後才能把她和他們關在一起。

克勞節：報告上尉，因為你不在，所以才把她和其餘的人關在一起了。

維：不管我在不在，都不應該把她和其餘的人關在一起，現在她所說的都是他們已經預先商量好了的話，現在她只是一口咬定，她是被派來看這間老太婆的，其他的話一個字也擠不出來，都是因為你是個混蛋！你知道嗎？

克：（起立）是的，上尉大人，我知道。

維：把她帶上來！

（德兵一人帶瓦麗上，她的樣子異常疲憊，兩手無力地垂在身旁）

維：我聽說你挨了拷打？

瓦麗：是啊。

維：如果你今天所說的仍舊和昨天一樣，那末明天你將要像今天一樣地被毒打一頓的，但如果你今天能供出點新鮮的口供來，我們就不在拷打你了，——他們會痛決地把你槍斃，你聽見了嗎？不是絞死，而僅僅是槍斃啊，我以軍人的人格担保。

（瓦麗不做聲）

你渡過海灣到這裏來做什麼？

瓦：我來準備爆炸，你不是自己對我說過你知道我是過來準備爆炸的嗎？

維：是的，可是你準備炸什麼呢？

瓦：炸你！

維：請問你準備用什麼來炸我呢？

瓦：用手榴彈。

維：用一個嗎？

瓦：一個你還嫌少？

維：那末手榴彈在那裡呢？

瓦：記不得了，大概是淹死了。

維：怎麼？是和我們開玩笑嗎？

瓦：嗯哼。

維：什麼叫「嗯哼」？

瓦：是開玩笑。

維：你聽着！我是不忍立刻就把像你這樣漂亮的一個姑娘絞死的。

瓦：但我却會很痛快地把你這樣的一個狗東西絞死！

維：這恐怕不容易辦得到了吧，因為不會等很久你就要進到土裡去了。

瓦：可惜的是恐怕你也要在我的附近倒進土裡去。

維：爲什麼可惜呢？

瓦：因爲死狗的臭味撲鼻。

維：閉嘴！告訴我，你到這裡來做什麼？

瓦：我已經說過了，我渡過海灣來〔她用一種極端疲憊的聲音背誦着讀熟了的句子〕是來安慰我們的一位軍官的母親，告訴他們不久他們就會得救了。她也坐在這監牢裡，她會證明我說的是實話。

維：那自然了，你們早就約定好了，她當然可以給你證明的，這都是因爲我的書記是個混蛋！〔稍停〕但是你爲什麼還帶一隻白郎寧呢？是不是兒子讓你帶給他母親的禮物。

瓦：不是，白郎寧……我帶在身邊是準備自殺的，萬一……

維：我們這裡是不允許小姐們自殺的——我們會替他們代勞——請你記着這點，你過海灣來做什麼？說！

瓦：〔極端疲憊的聲音如前〕我不是說過了嗎？我是來看我們一位軍官的母親……

維：〔以拳擊掉，憤然〕我聽過了！克勞節！

克：有。

維：把老太婆帶上來！

〔克勞沙母上，她的蒼髮亂蓬着，雙手和瓦麗一樣無力地垂在身旁〕

維：〔向沙母〕這個〔以頭示瓦麗〕女孩子到你那裡去有什麼事？如果我們沒有租住地的話，她是否應該到你那裡去？

〔沙母不答〕

〔我在差兩分鐘七點，如果在七點以前，你仍舊不開口，我就把你絞死，完結！〕〔身向後傾靠到椅背上，做等候姿態〕

沙母：我回答你就是了，軍官先生，如果只剩兩分鐘的話，我回答你就是了。

維：說吧！

沙母：我聽說軍官先生，你是斯德金〔註一〕城的人？

維：怎麼呢？

沙母：我很想悄悄地飛到那裡去，飛到斯德金，把你們的母親們抓着衣領提到這裡來，從空中高處把他們兒子們的罪行孽事指給她們看，然後再問她們一句：看見了嗎？母狗們，你們養了些什麼東西？你們給人類養了多少瘋蛤蟆，你們給人類養了多少毒蛇！如果聽了這話以後，她們並不先罵你們，那我立刻就她們和她們的兒子們——就是你們——一起都打死！

維：你說完了嗎？

沙母：說完了，你的兩分鐘也過去了，絞死我吧！

維：〔看錶〕還有十秒鐘，我在等着你的回答。

沙母：其餘的我的兒子會替我回答的！

〔稍停〕

維：〔看錶〕還不說嗎？〔稍停〕帶下去絞死！

〔克勞沙母下，她走到門口，靜悄悄地轉過身來深深地向瓦麗鞠了一躬，克將沙母交與守兵後又上。〕

維：〔再看錶〕好了，她就要被絞死了，是的，是的，只剩一分鐘了，就是因為她反正一會兒就得死，所以我才允許她說這些話，你到底還說不說了？〔走近瓦麗〕你是來找誰的？

瓦：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

維：好……你說你帶上白郎寧是爲了，……自殺……我個人雖然不贊成這種事……但克勞節他却很喜歡這一套的，等你換班之後，克勞節，你可以把她帶到家裡去軟禁，明白了嗎？

克：是，上尉。

〔稍停〕

維：他是十點鐘換班，怎樣？你還是不說嗎？呵？

〔德兵一人上〕

兵：報告上尉，那邊過來一個逃兵，把他帶來嗎？

維：帶上來！

〔德兵帶格羅拔上〕

你是那裡的？

格：從他們那邊來的，軍官先生，自動跑過來的。

維：你是什麼人？

格：我是軍醫，姓格羅拔。

維：請坐！

格：謝謝軍官先生。

維：你爲什麼逃過來呢？

格：軍官先生，自己的頭顱自己知道愛護的。俄國人不能個個都死在這些共產黨的手裡呀！我在夢裡都想着逃走，他們把我的家產都搶光了，我自己坐了五年的牢，現在還要我們爲他們效死！

〔憤然〕

維：好了，往下說吧，你一定有話說吧？……

瓦：我有一件重要的消息，向你們報告，不過……〔回顧瓦麗〕〔瓦

麗一聲不響，以卑賤的眼光注視羅拔！

維：沒關係，反正誰也活不過今天了……可以等著她說，沒關係。

格：軍官先生賞一支香煙抽好嗎？

維：克勞節，給他一支煙。

格：〔燃煙〕多謝！〔欠身桌上致謝〕軍官先生，他們那裡一點水都沒有了，槍彈也用盡了，他們——那裡還有力量支持呢？尤其是那些軍官們——決定在今夜從南渡口突圍出去，他們以為德國鬼子不會提防的——不，對不起，他們以為你們不會有準備的，所以……

維：是真的嗎？

格：千真萬確的，軍官先生，我以得到這個消息就決然逃過來，因為我自己在酌量，如果赤手空拳逃過來，你們也許會把我槍斃，但如果帶點消息過來，你們立刻會相信我是一個忠心的人。

維：他們預備在什麼時候發動呢？

格：快了，在三點鐘。

維：〔沈思後往參謀袋中取出地圖〕請過來些，是不是在這裡突圍呢？

格：〔視地圖〕是的，是從這裡。

維：你能用什麼來證明這是實話呢？

格：他們快開始行動了，你自己會看見的。

維：但是，你知道俄國人已經從另一個方面逼近海灣了嗎？你聽！〔傳來砲聲〕

格：聽見了，軍官先生，但這離我家還遠得很呢！我自己的小房在文尼采〔註二〕，老婆孩子們都在那裡。我只有通過你們的包圍線才能達到那裡的，這是不是實情——關於這一點，請你絲毫不必懷疑，上尉先生，我本人就留在你這裡，如果有什麼破綻的話，你把我一下兩下就結果了，這在你易如反掌呵，這一點我是很清楚的。

維：是的，這一點你應該很熟悉，很清楚的。克勞節更應該帶下去。

維：〔克帶格及瓦入鐵門後上〕

現在給我接司令部。

〔克接電話〕

克：報告上尉，接好了。

維：〔取聽筒，報告少校，方才他們那邊——是從那半邊城裡——聽過一個逃兵，他說他們那裏水和槍彈都用完了，他們和援軍的聯絡已經被我們切斷，現在他們完全和外界隔絕了，他的報告，據我的判斷還算正確……今天三點鐘，他們將從城裡向南渡口衝圍。他報告說，他們三點鐘一定開始行動，是的，是的……我的意思是把第四連從橋上調到那邊去……是的，但是橋上仍可留下兩排人呢……況且……況且他們決不敢向城裡一直向上行動呵……是的，當然要慎重調查一遍的，是的，當然，一定做到！是的！就到！〔放下耳機，起立〕克勞節！今天你可以給他們帶點東西吃了！

克：是。

維：把他們都帶上來，每人給一塊麵包，等那謝明諾夫走近的時候，你悄悄把這報紙和麪包一起遞給他，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他會明白這是什麼意思的。

克：我們就把方才那個人帶上來，再重新嚴審他一次豈不更好些嗎？

維：那太簡單，我們省了事，他們也一樣省了事，你先分完了麵包，我們一小以後再審他。〔稍停〕還有，發給他們麪包一後，在我們沒回來之前，把他們都留在這裡，在這裡，他們的嘴巴，會閉得那緊了。

克：是，上尉。

〔維下〕

〔開鐵門〕喂！你們——到這兒來！

〔謝明諾夫，格羅拔及瓦麗相繼上〕

克：〔手持大盤，上置麵包數塊〕拿麵包吧！隊長吩咐我發給你們幾塊麵包吃。〔向瓦〕你不拿嗎？

〔瓦不響〕

克：〔擲麵包至瓦脚下轉向格〕你呢？

〔格向前取麵包，克走至謝前取麵包及紙條遞入謝手中，謝以背向克吞食麵包；格向其注視，克下〕

瓦：〔小聲〕依萬，依萬韜維契，告訴我實話吧！告訴我這全是你安排好的，是計策，是假肉，說吧——這全都是自己人啊！

格：〔大聲〕別纏我！我在那裡——經卑躬屈膝得夠受了！現在我要報復一切，你們的搞鬼，我被摧毀了的房子，我所坐過的牢——報復一切！一生——是一件極可寶貴〔玩意兒〕，我們應該盡量地享受娛樂。

瓦：你是許多多卑鄙的人啊！我恨不得把你一拳打死！就是依萬尼吉契〔註三〕知道的話，他也會早把你打死了。

格：那都已成過去了！現在你們是鞭長莫及了。

瓦：〔向謝〕同志，你聽見他說什麼嗎？他一來就把大家出賣了，洩露我們要攻城突圍的計劃，連時間，地點都告訴他們了，他們都會死在他手裡的，現在，我恨不得一拳把他打死！〔走近格，用全力舉起手來〕你！〔以拳擊格〕

〔格用力頂瓦，瓦傾倒於籬下之椅上，沉默許久〕

格：〔改變聲調〕你聽我告訴你，小姐，你不要太過火了！我是不歡喜人家向我動手動脚的，我看在你一個微弱的女子和初次的面上，所以原諒你這次，以後，請當心些，因為你也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瓦：我為什麼從前沒有猜到呢？你所說的話——向是我所厭惡聽的，你原來是這種人啊！我怎麼沒預料到呢！〔懊悔〕

謝：〔迅速走向瓦〕你不要太難受了！〔以頭示格〕他究竟還是跟我

的。驚心呀。這些都是假的，因為這樣冒險。〔怒向格〕你怎麼了？真得打打響？打響嗎？怎麼，難道我們是德國人嗎？我們的下場都是一樣的！難道竟一直到死我們都還在互相鬥爭嗎？看你把她弄成什麼樣子了！你是有使命過來的嗎？瞞不了我，我是知道這些把戲的。

格：滾你媽！蛋！你們總以為凡到這裡來的都負有使命，我還沒有話說呀？明白嗎？這就是我的使命，你們在蘇維埃政權一蹶好處也牽帶着我，決不值得為它犧牲的。

瓦：〔對謝〕你就看着上天的面子很下地打他一下吧！讓我知道他是多麼可惡的一條毒蛇。〔謝至格前揮拳欲擊〕

格：〔招架，握住謝臂，奴，奴！放輕些，不然我就要敲門喊德國人了，我告訴他們，你在這裡醞釀游擊戰，你聽見我給他們帶來了什麼消息了嗎？爲了我，他們會把你的兩條狗腿打斷的。〔稍緩〕，注視哈之遺物——帶鏢的橙木鐘，鐘示三點〕
這鐘準不準？

〔無人作聲〕

我問這鐘準不準？

謝：鐘管什麼用干？〔謝發生興趣〕你要知道幾點鐘做什麼？

格：我是問這鐘準不準？別的沒有問你，不必多說廢話。

〔傾聽〕

〔寂靜裡傳來遠處的槍聲，燈光漸暗〕

x x x x

註一：斯德金——德國北部奧德河入波羅的海處之商埠。

註二：文尼采——基輔西南二百公里處之城市，位于南布格灣上。

註三：指沙弗諾夫而言。

x x x x

◀ 第八場 ▶

備景：與第五場同，近處進行着緊張的戰鬥，顯然係在砲兵陣地上，紅軍士兵二人扶持瓦辛上，瓦坐下。

x x x x

瓦：〔指揮着〕直接瞄準，榴霰彈，第一砲——放！〔望遠鏡突然自手中落下〕這是敵人的第七次衝鋒，大概也是最後的一次了。

甲兵：參謀長同志，你受傷了嗎？〔扶瓦臥倒，爲瓦解制服〕

瓦：沒關係，你去請一位指揮官來！

兵：是，參謀長同志。〔下〕

瓦：第七次，大概也是最後的一次了。

〔潘寧與甲兵上〕

潘：亞力山大。瓦西利也維契，你什麼地方受了傷？

瓦：你是誰？

潘：潘寧。

瓦：這是第七次，大概也就是最後的一次衝鋒了。你們那邊怎樣，潘同志？

潘：德國人好像是預先有了準備，他們人很多，他們有了準備，現在正和我們抵抗。

瓦：他們中計了，抵抗得好，抵抗得太好了……〔稍候：營裏那裏有人來過嗎？〕

潘：目前還沒有，參謀長同志，你有句吩咐？

瓦：問什麼，我們的任務——是攻擊，一會兒第三排就到，領上場上去。

潘：遵命！

瓦：你代我指揮！

潘：遵命！

瓦：橋上好像有什麼聲音傳來，呵？

兵：是餉，參謀長同志，有聲音。

瓦：我已經聽不清了，他們打的激烈嗎？呵？

兵：激烈，參謀長同志。

瓦：那好極了。

〔依林跑上〕

伊：參謀長在那裡？

瓦：在這裡，你從那裡來？

伊：營長派我來告訴你們，我們已經衝到橋下，你們這裡可以發射砲了。

瓦：好！〔忽然人呼〕在臨死之前，我想最後說一次俄軍萬歲！〔護
四〕你們都聽見了嗎？俄軍萬歲！〔向潘〕下命令退却！〔向伊
〕你呢，告訴營長，告訴營長說……〔倒入士兵手中〕〔潘俯身
向瓦，然後重新脫槍〕

潘：告訴營長說：瓦辛少校已經英勇地犧牲了，他已盡全力為國捐
軀，完成了一切，甚至於超出他力量所能勝任的一切，再告訴他
說，這連已轉歸勤務科科長潘清指揮，好，去吧。〔繼續指揮〕
直接瞄準，第一砲——放！第二砲——放！

x x x

註四：原文為「俄國武器光榮！」

◀ 第九場 ▶

郵景：與第七場同，燈光復燃，鐘示五點。格羅拔依習渡來渡去，瓦體
斜倚在椅上，謝明諾夫自屋角柴棧凝神地監視着格瓦二人。燈場
近處砲戰聲。

格：〔噴嚏〕五點……五點……五點鐘是個好時間呵！恰好合適！

謝：對，什麼合適？

格：對一切都合適，這要看什麼人，什麼心事。主人們把我們完全忘掉了，大概是顧不得了，是不是？

謝：〔憂鬱〕不知道。

格：不知道？我倒以為你正該知道。

〔牆外傳來更近的炮聲及機槍掃射聲〕

謝：〔驚駭〕是街上的槍聲嗎？已經打進城裡來了嗎？

格：你怕什麼？〔戲弄謝〕這是我們自己人在放槍吧！他們已經衝進了城了吧？害怕的應該是我呵，你有什麼關係？

瓦：真的衝進來了嗎？〔向謝〕是我們自己人衝進來了嗎？

謝：去你的……〔傾聽〕

格：〔走近謝〕你怎的？你喜歡這個嗎？呵？

謝：別麻煩。〔傾聽〕

格：呵奴——轉過頭來！

〔謝轉身〕

讓我來好好看看你，方才你是什麼態度來看的？呵！現在你又是什麼態度了？〔擊以耳光〕這使你兩邊對稱，〔再擊以耳光，第三拳出謝仆地〕

瓦：你怎麼敢？

格：〔視謝〕我打他的狗臉，這個王八蛋，你就倒着吧——這地上沒有你走路的份！斃了你以後——反正還得倒下，你就索性倒着不動好了。

瓦：這是怎麼一回事！

格：這是德國人潰退了，咱們衝進了城。就是這麼一回事，現在我的把戲要完了。我也再不讓你誤把我當作王八蛋看。

瓦：〔跳向前，擁抱格〕依萬，依萬諾維契，好依萬，依萬諾維契！

格：這是怎麼的了？

〔瓦一聲不響地露到懷胸前〕

不要這樣！哭什麼？看你跟我吵罵的時候，都沒有哭，現在却

臉跟瘋了，那時，我看着你，心裡想，好厲害的姑娘呵！我以爲你會挖掉我的眼珠呢，哈哈！

瓦：你可把我折磨死了——你再也想不到把我折磨到什麼地步了。

格：我呢，看着你，心裡想：還不壞，小瓦麗，還不壞，很神氣〔稍停〕好了，我們還得在一起合唱一個『黃鶯，小鳥——黃鶯——』呢！『親愛的，你還得留心』呢！他們一會兒會進來槍斃我們的，這是免不了的。

瓦：隨他們的便，願意怎樣就怎樣！現在我是無所謂的了！因爲我們自己人，自己人就會來的！

格：正是因爲我們自己會來，所以他們才一定要來槍斃我們的。
〔謝趨奔外門〕

格：〔按謝仆地〕你到那去？你既然陪了我們這樣久，索性再陪陪吧！

不是德人命令你來陪我們的嗎？那你就陪到底吧！

〔轉向瓦〕你也是——揩揩你的眼淚！這樣子給我看還可以，給這群王八蛋看是不值得的！抬起頭來，讓我看你的眼睛，看！當我到這裡來的時候，依窩吉尼奇闖照過我：如果我們能在一起死的時侯，他讓我注視你的眼睛，告訴你一句話。

瓦：什麼話？

格：他讓我告訴你：他愛你，完了。別的什麼也沒有說。

瓦：真的嗎？

格：難道說我臨死還要對你說一句謊話嗎？〔槍聲更近，門突然敞開，克勞節及德兵一人携自動步槍上〕

克：都進鐵門裡去！

格：〔擁瓦兩臂〕走吧！

〔二人走入鐵門〕

克：快！〔斥謝〕快！

謝：〔趨前〕克勞節先生……我是你們的人啊，你是知道的，我被放

到這裡來是別有作用的。……

克：〔以皮鞋蹶之〕進去！

謝：等等，我要告訴你一件很重要的事。

克：說吧，快些！

謝：這個人——是那邊派過來的，他們說的話完全是撒謊、

克：現在不關緊要了，都進去！

謝：〔抓緊克手〕克先生，請你把上尉請來，我有話對他說……我自
己去請他！

〔趨撲外門〕

〔謝跑至門坎，克舉槍射其背，門外有人倒地聲〕

寬：〔向兵〕奴？

〔兵會意，走至鐵門，撥動自動步槍向內掃射，屋內傳出格之歌
聲——黃鶯，小鳥，黃鶯，小鳥兒悲哀地鳴……〕

奴？

〔兵第二次撥動槍機，寂靜片刻，窗外近處續開槍聲，克及兵士
跑出，槍聲再起。經過較長之寂靜，瓦緩緩走出鐵門，以手撫右
臂，右手已不能動，瓦傷處顯然在胸部及臀部，以身倚牆上〕

瓦：〔回顧鐵門〕依萬，依萬諾維契，依萬，依萬諾維契！

〔寂然〕

依萬，依萬諾維契？？！！你怎麼不說話呢？

〔寂然〕

依萬，依萬諾維契，好依萬，依萬諾維契！你怎麼了？

看呵！我沒有死呵！

〔寂然〕

真的只有我一個人還活着嗎？

〔寂然，瓦坐在牆下的靠椅裡聞槍聲及沉重的腳步聲，依林及士
兵上〕

維：〔停在門口〕同志們！

〔寂然〕

瓦：〔環視〕同志們！這裡還有人嗎？

瓦：有。

伊：瓦麗！〔走至瓦身旁〕怎麼了？這是他們方才把你……嗎？我這裡有急救藥包。

瓦：不，你還是先去看看，也許他還活着呢。

伊：誰？

瓦：格羅拔。

〔伊下，少頃垂頭上〕

瓦：當他們向我們開槍的時候，他用身子遮住了我，……也許他還沒有死了……

〔伊搖頭〕

他呢？還好嗎？

伊：誰？

瓦：沙弗諾夫。

伊：他還好，——他是一個吉星高照的人。

瓦：我們完全衝進來了嗎？

伊：完全衝進來了。

〔伊用手爲瓦裹傷，沙弗諾夫率少尉士兵各一人上〕

沙：奴，這裡就是他們的司令部，警衛室，他們的俘虜恐怕就在附近……

〔突然〕瓦麗！

瓦：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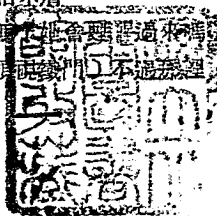
沙：〔向兵〕快叫人來——醫生或者舒蘭都可以！快！〔趨前向瓦〕

瓦：怎麼啦？你爲什麼不說話呢？

伊：大概是失掉知覺了？方才還說話來着

沙：〔握瓦手〕真的嗎？她會好的嗎？她會醒過來嗎？呵，伊林？

伊：會的，她會醒過來的，〔以頭碰她額〕不過……



魏起，走入鐵門，少頃脫帽返）格羅拔……格羅拔死了……他是個好人呵！〔以袖拭眼淚〕我的損失太大了。沙林，我幾乎再沒有力氣支持下去了，但又不能不硬着頭皮支持下去！〔舒爾跑上〕

舒：噢，小瓦麗！我的天哪……

沙：不要哭哭啼啼的，醫生還沒有來，你先給他鬆鬆筋吧，〔走近桌前倒一杯水返回〕給他喝點水吧……〔退回〕被德國人在這裡絞死的同志們的名單查出來了嗎？

少尉：查出來了。

沙：明天我們舉行安葬禮，並向死難的同志們做最後一次告別，是納，最後一次，請恕我……〔稍候〕都是些什麼人？

少尉：〔宣讀〕安多諾夫，伊萬尼古拉也維契，別特洛瓦，安娜，爾碧也甫娜；席姆佐夫，彼得安得列也維契，無名氏，哈利託諾瓦，瑪麗亞尼古拉也甫娜，尼潤里斯基，瓦西利——這是一個小孩——沙弗諾瓦，瑪爾錢，別特洛甫娜，〔沙開母名變色〕加內金，阿列克謝……

依：怎麼着，沙弗諾夫同志？

沙：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起立走到台前〕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只是我非常想活着，永久的活着，活到我親眼看到最後一個德國人的死屍為止，最後的一個，最後的一個死屍，在這裡，就在鐵羅，在我的腳下！

——全劇終——

